青莊館全書 二十五

西海旅言 蟬橘堂濃笑

輪回梅十箋 丙丁表

山海經補

洌上方言

天涯知己書

絅菴藏

共二十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二

青莊館全書卷之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二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西海旅言 一

余從姊婿俞君爲助泥鎭萬户從姊隨往姊遭其舅判尹之喪我叔母泣謂余蹔一騎護姊而來余不敢辭余年甚少出門五六百里平生最初事畧紀來往成一編知我者曰文心奇僻往往如王季重天目游嗅余頗頷可

時戊子十月也

初四日戊午午發宿碧蹄店

齎余一橐一筆硯墨一紙五錢五百揮項鼠而暑

止僦馬背子羊而永叔僦馬馬赤而瞎僕胖而痴

午刻出新門踰綠礬馬着於沙髀不貼鞍層眭如

絮裟叢墳如飣餖松粒如翡翠雲膚如玳瑁冷陽

纍袉如鍍銀色馬影如橐駝僕影如龍伯國人

碧蹄店李提督癸巳春覆師于此冰解土濃蹶馬

股投不善於扳倭遵水田陂肆逞其技礫提督發

將提督痛哭返迴碧蹄之俗家家有卉古有覺寺

仍訛為碧蹄余聞諸金川賣梨商是夜雨與梨商
眠
初五日己未曉發渡臨津朝食東坡宿開城府
曉秣馬與梨商踰惠陰嶺黑暗中行二十里星礙
樹杪獐啼如兒僕敲火刀閃馬五步梨商指屋脊
逶迤者曰細柳店也山阿竦峙曰尹政丞墓也吻
舌犀利如誦熟文余如初來痴弟子目不曉字耳
學而已
地忽穹然登其脊樹裡江明北抱東坡南岸虹門
呀然左右各峙數十堞門之北揭鎮西門南揭臨

碧樓城內殘户四三十有律將之衛城左右石峯
矗立歲乙亥等

臨津之源出咸鏡道安邊府界西入于海高麗恭
愍王十年紅頭賊來侵王奔福州至臨津顧謂牧
隱曰風景如此卿等政宜聯句王雖風流子牧隱
之看想為之一攢辛禑丙辰投其母般若于此江
光瑟瑟至今有寃氣焉

未及吹笛橋數里田畝之間石礎磊磊古倉墟也

吹笛橋或云仙人吹笛聽驄橋古名萬夫橋高麗
太祖壬寅逮太宗德光遣橐駝太祖以為無道之

國係橋下餓死仍名之原上有蓮花石臺〻上有
三柱石屋行人号曰長明燈野有辟支墖
驅馬村中有市隱先生韓舜繼及韓暹之碑余嘗
讀成士執市隱先生傳熟習其純孝卓行忽見其
碑欣然欲與之語家皆弱柱小簷附墻接于楙大
礎長階門横石橋〻旁往〻有紗帽石皆古公卿
第也無我闌涉而神騷心悽馬亦爲之躑躅旅人
僕夫不解歌禾邴麥只滿說松都敬炙可嚌幾串
不於春不於夏不於秋不於曉不於朝不於晝而
必於冬天黯澹斜陽滿映徊徨顧瞻於三十四王

四百七十五年興衰廢滅之餘王氣化為冷雲伯
圖委於衰草雖鐵肝石腸自不知其消澌夫仁人
君子將何以為心
馬背兀兀淩眼於旎旖中東北岸禿樹婆娑返照
殘紅尾樓茅廊廓疎凉潔欞扉可數皆疑其為荒
寺冷廟村娥俏腰低音白帕首加以玉色褂縛畐
脛髻繻裊裊如鷄長尾遷迤兩步大畧如巫男子
濃纖治容鮮鞋淨襪仰腹遊肩顧影自矜盖以覇
餘之頑民居四衝之都會殉財閥人不得不浮詐
南門之內外閭閻市肆足當漢城之西門市女賣

粥聲如呼狗童子賣烟䴵酸寒如啼
人皆曰閭閻市肆皆學漢城不知往昔漢城之倣
開城也此古語所謂青出藍諺所謂乙丑甲子高
麗五百年古蹟尚矣有若宋東萊劉元師南忠景
諸名臣皆本朝人也今遺址竪碑此猶夢中夢
歇馬于店薄暮步入南門訪滿月臺有岡回抱有
橋白色四顧無人䨓啼悵嘯窸窣如聞有阜西起
登其嵕焉有礎如岩不琢不礙盤旋其上屐䴵声
然歷想往事自不能已有女不怕忽當余前余曰
此何礎也曰闕之外門仍飄然過橋余欲前進一

覽全局而瞑色鋪地欲見無見欲問無問仍以領叩礎而言曰此古高句麗扶蘇岬郡也當其爲郡安知高麗太祖植此礎於此阜而爲象魏之闕當其植礎安知後五百年國破家亡礎上之棟蕩爲冷灰亦安知後三百餘年冬月黃昏余獨立此礎而吊之也亦安知後何年余復立此礎不也亦安知後三百餘年冬月黃昏又有如余者獨立此礎也亦安知後幾千百年礎復去而爲誰家砌也始也心欝然而熱又黯然而寒終爲蕩然無所冒矣有辞劃然有鶴怒飛其翅如箭懸搏瞑空滅沒無

痕余之言鸛其聽之而鸛又去也仍緩踏大路矣
肉之臭起於家家市燈幽幽屠者之鮮斗訪善竹
橋徘徊石上不見忠臣濺血之斑秪獨摩挲石標
而歸

初六日庚申曉發朝食碧瀾津宿延安

馬忽止而大江洶蕩於蹄下僕呼津人津人拜曰
日將禺中潮方活矣飯於此岸可利涉入岸上之
店飯焉碧瀾津國中之險也北出錢灘南入于海
水步潤紆浦泥鹵青惡石齒齒梁而入舟槎川之
詩曰斜陽立馬高麗國流水聲中五百年此其地

也舟到彼岸爲白川郡而黄海道之始也
望延安城十里而遥寒烟老樹點綴暎帶城北土
山三幹横堆蜿蜒倭寇之壘也申公恪之爲府使
也重峰趙先生貽書申公築城爲戰守之備余庚
秋八月月川君李公廷馣以五百人守此城倭長
政屠信川載寧二郡而來以三千人攻城罷城中
火起士無戰心欲棄城走公坐積薪上士皆感激
戰益力斬倭十八級奪牛馬倭宵遁城彈丸也士
蚍蜉也不可以敵三千方勝之冦然非李公守之
以死無可爲也余於夕日讀延城大捷碑白沙李

相國之文也歷叙戰功不言重峯貽書申公等城
事余不知其何故
延安之産鶴也田陂野坳叢叢隊隊戞然而唳翩
然而舞故事玉堂之鶴白川之貢也徃者諸學士
移檄白川徵鶴一雙郡守某拒不從仍坐罷時全
羅兵使李某以遊月出山免官漢城主簿李某坐
與客圍棊直廬罷官皆雅事也
初七日辛酉晓發朝食青丹驛店宿海州
青丹橋跨於鹵水之浦長百五十步腰穹然幾四
丈駕敗舡而搆之或曰三歎橋余下馬而步不敢

流睨獨看鞋尖聞馬蹄跰愈攝心於衆

海州道北有山如覆鉢可二十丈上有墩昔劇賊林巨正據之縱其徒刼行旅旅人持赤豆二十斛直陟其墩者結為黨不能者奪其財道旁往往有倭塚

首陽山令人愁絶有墨胎氏之廟采薇之首陽當首之山也墨胎之神胡為乎海州之廟哉新安之朱子廟邱山之孔子廟赤壁之來鶴亭山陰之喚鵝亭皆是類也或曰大連少連海州人

初八日壬戌曉發朝食梧木川涉廣灘宿艾井

問路於梧木川店人店人曰今夕宿於艾井村明日可抵助泥曰艾井何郡也村人豈觧待客曰艾井長淵也長淵佛國也其俗好客余笑曰如佛國而好客徃者蕁池坊民何其埋殺屯田別將乎曰蕁池之俗獨爲悍猶長淵之民甚耻之慎勿疑也踰郡馬嶺屈曲逶迤不見一人崖岸堪虎隈隈可賊嶺之下上郡馬里也殘户如星柴薪蓁菽男婦睢盱面如猵猴播溲秋麥田石磊磊之字行歷中郡馬下郡馬凡二十里土山圓高徃徃中坼石子磊磊如豪之縫綻而荳瓏玲也魚之腹敗而卵贏

贔也西出峽口石皆黑皮馬牙皴皺可怕路縈宕
馬下有長川活活循峽而逝
廣灘之南有店欲宿則日垂二匹可行二十里且
曉涉之脛憂余僕也水寒傷骨憐余馬也無寧騎
宿於艾井村僕曰諾仍結裾扱襪驚馬於後馬鼻
耳撇鼻蹄連步若涉級余髖胃彎裾聚前握鞍固
趺脫鐙灘以北長淵之始也岸起川入田長村平
可釣可遊夕日蒼凉往往烟樹歷然堪圖平生不
到處落日獨行時唐人其先為我設也僕曰艾井
安在天黑日暮何處寄宿有士獨行招僕而詔曰

汝看吾指西有二榆青烟蒙密其下有屋鄭氏攸居
待賓甚善於是下馬榆間荳殼堆畔二僮擁帚一
士寄面氈冠逈白上堂長揖二子侍立嚊燈見面
命婢催爨與馬蒭荳置僕爨房款洽分外余請以
錢報三請三辭曰蓴池頋氏埋殺别將國人皆曰
長淵可盡埋此猶隴西之恥僕雖不敏安忍受錢
主人圃隱之裔也余戲曰我　厚陵之後也往事
雲白尚何譚哉主人笑曰圃隱之子仕　國朝為
吏曹叅議惟公與我何嫌何疑高麗之亡圃隱將
入告于主到善竹橋趙英珪馳馬而東前騶唱道

圃隱知事不濟使止喝道英珪椎之落左耳鼻首三日錄事兆之史失其名言已仍憮然欲涕又曰葬于長湍柩止不行焚紙錢祝之其灰南飛落于龍仁縣之某丘告葬其丘柩始行壬辰之難圃隱之後口抱其畫像避難匹日藏于岩間舉家嬰鋒後有一士夢見圃隱指告岩間覺而訪之果得畫像仍建書院而安之云

余自結髮以來未嘗不一日省書書如不繼雖暦日帳簿緇閱適已離家五日不見一字意想燥澁主人箒頭有前長淵府使申景濬所著同文考欣

然就燈一覽而盡有曰范增之先出摩尼山孫權之先出妙香山高歡之先出菁川佟豆蘭岳飛七世孫也余續之曰虬髯客蓋蘇文也滄海力士黔川人也汗之母清淮箭氏也 明太祖之先出於三陟

初九日癸亥平明發朝食寒泉店踰車踰峴夕抵助泥鎮

曉饋白粥賓主款欵燈下相拜馬踏霜土蕭蕭而鳴東方漏白矣助泥距此百里

朝次寒泉店泉出岩竇匯而為井水性寒列名曰

寒泉又名庫井岩如庫也

左挾大海夕至于車踰峴山谷行十餘里穉松叢櫟匝地青黃善藏猛獸馬飢戀莖不良其步发觧莖甞函馬之喙結纓于腦當聞虎之咬人帖首於地仰而人立腹白而脩以棒觸胸靡然而頹不再肆威耶而遠適此妙訣也車軸之杙遺於途中長可一尺拔刀劊末隱若對虎暗習手勢忽逢人家問路南出長山東馳大海西奔中有廣野蒼茫茫剛風瀾吹頭雨亂墜還辨人烟馳馬而南迴助泥也

唁俞君于執事之廳薄暮雨冷怒濤擊岸哭拜酸
刻天下之傷心莫過於此六日訃来而服已成矣
問曰不即奔喪服成於此禮乎有客在旁曰夫助
泥防戍之鎮而水營之管也官不可一日曠焉故
事節度使揀裨將為假將假將不至不可廢禮曰
出疆之臣使事未竣仍以服成起舡出洪朝暮守
脩師律何異使事李侯文赫之為長淵府使粤有
是禮耳奔喪之儀見星而行見星而止日行百里
雖在遑遽以遠害也今也官貧行無資焉與其顛
仆道中不達柩前無寧少俟假將有所貸焉余恻

然久之曰聞器即簽何煩守顛仆不需金筆何畏
守師律然淸旣竊矣勢亦盛矣其將奈何啓老人
也姓朴名信兆家本京城流落於長山之下凡四
十年美須髥身長七尺善古談休休有長者風
初十日甲子大風留勒浪嶺
助泥古為別將　肅宗辛卯始置萬戶長山七十
里直入海中鈷鉧柄號長山串拖入海中曰串長
山串十里而遠又有嶺曰吾乂浦
長山之俗樵蘇四方只有二松支以廣石數寸黄
土若牆壁以索絞之有人其父死以為父嘗愛竹

枕斧以葬其鹵莽皆如此呼人之妻曰其之菩薩
呼人之夫曰其之元紋破之軸曰回龍木載柴之
車曰達古的
廣灘以北俗用斗車道之左右轍痕如覓人跨斗
踏蹬轅軌蓊以制不則箱墜轅浮臭厥載矣然斗
射旁夾車上絓絓織藁為欄婦花子首加裙背圖
余輙輙兩行延安以西女皆青帕首裸青裙開城
以西打穀田中延安以西耕駕兩斗長渕田宋蕫
禾勁如葦種着莖間葉鐇根堅鋤頭諓掘合葅挥
齒為羹盤口

十一日乙丑風留助泥鎮

假將申某從水營來余來時意謂遂歸無少淹留即看鎮中無馬無資且迥錢米昔鎮將金東賓坐事罷官貧無以束裝假氏等舍所其妻兒凡三年水使某悲之助錢而返之假將申某遊歷國中多見聞與老人朴日對譚纚纚千萬言

四月風和荒唐船至陸梯防風水撈海蔘八月風高始歸或八船九船以至十餘船一船七八十人大船或百餘人出没於椒島助泥吾叉白翎之間荒唐者何也謂其可疑也故或曰疑船皆登州萊

州海島之民悍獷閃忽以魚爲食以船爲家中國所謂魚蠻子而禹貢之嵎夷也船皆完緻止必四碇石灰塗縫盬豬如蠟佐以猛酒搖頭而歌勇敢難當四月至者網人也不甚驃鷙五月至者泗人也頗如削鐵膚如紺漆仰足倒頂潑剌剸劈持斧下陸斫松如泥駕于頂骨腷膊大踏南於西於恣意剔摘必殘其根時登鼓樓願見將帥獨畏將校尹聖理府首而適號曰尹將帥聖理虎類而盬鹽幹於事善養其母往者大國移牌文若曰海洵至發武士沿海而戍了之剿之屠戮因赦俾無遺類

於是揭碑文而耀之過者必回瀾曰皇上老爺可怕令則過者必溲於碑文之下途捕武士敢怒而不敢攻弓拜虛弦伈伈冉冉踵其後也反若衛護者然以至八月東風亦高征說之曰爾何日歸曰某日某時當歸於是修牒文報水軍営曰某日某時進摘荒唐舡皆懸帆而遁矣水使心知其偽故不問嘗聞登州萊州之間大竹小竹黽礁沙門海井覺化諸島之民皆勁悍難制假使前所潛來者誘諸島舶載器械辞言漁採為導而至舡論小艘則千餘人矣先掠豊川長淵瓮津又一帆風可至

裔桐江華後日之虞容有既守若大國紀綱漸弛
凶荒頻年則必然之勢也
十二日丙寅留助泥鎮登沙峯
趙生朴生二少年也從余遊於海濱之沙峯沙出
海中隨風爲山天下之至纖潔也高可十仞削立
無攀爲城爲堆爲階爲疇或凹或衍纈纈漾漾風之所
吹日之所爍衣之所撲履之所戞水之所掠草之
所襯閃閃簌簌不可方物試以五指搔爬山底自下
而上應指隨感不徐不迅流動適中遠踰圜臬順
勢而盡香烟暎空體態搖纖駭馬駛驟鬖綵嫋娜

■雨滴濤絃冉冉其清萬蚕鍋葉取次耗青朴生
趙生舊秩前登余隨其後違趺而觭受趺如吸滴
山背流跡隨而泯
卓立沙頂研望大海海背穹然不見其涘龍蓖噴
濤襯天無縫一庭之中限之以籬籬頭相望互謂
之隣令余與二生立于此岸登萊之人立于彼岸
可相望而語然一海盈盈莫睹莫聆隣人之面不相
知也耳之所不聞目之所不見足之所不到惟心
之所馳無遠不屆此既知有彼岸彼又知有此岸
海猶一籬耳謂之覩且聆焉可也然假令搏扶搖

而上九萬里此岸彼岸一舉目而盡焉則一家人

耳亦何嘗論隔籬之隣哉

登高望遠益覺渺小猝然生愁不暇自悲而悲彼島人假令彈丸小地飢饉頻年風濤粘天不通賑貸當奈何海寇窮發便風擧帆逃遁無地盡被屠戮當奈何龍鯨黿鼉緣陸而卬惡齒毒尾噉人如蔡當奈何海神赫怒波濤溢盪渰覆村閭一滌無遺當奈何海水遠移一朝斷流孤根高峙嶷然見底當奈何波嚙島根齧汨既久土石難支隨流而圮當奈何客曰島人無恙而子先危矣風之觸矣

山將移矣余乃下立平地逍遙而歸

余東望佛胎長山諸環海之山而歎曰此海中之

土也客曰奚為也子試穿渠其土如牟天開巨浸

掘澤成山仍與二生入追捕之幕進一大白流遊

遊之腦

十三日丁卯留助泥鎮遊金沙寺

余日促行代將饋錢於將校卑官執事代將者將

校之頭領也又若風憲約長座首諸品官爭出錢

米以助行儀將劃其食為償逋然助泥之境擾焉

可貫道隸於長淵府

遊金沙寺散羈愁也距鎭西北二十里路轉林中偉栢瓌松連迎馬首祈蕭荒蘿薜然而鳴山爲洛迦而寺創於眞智王世佛殿四僧寮八觚稜金碧炫轉熒煌金佛坐者過丈門皆雕象牡丹蓋箔四大天王卷眉呀口舒膝高踞手握巨蛇琵琶劒幢燁然靈詭雷公旱魃乖龍耗鬼山魈木魅雕盱翕張迺頸靴底乞憐請哀牟尼趺坐舒金色臂迦葉阿蘭立侍于前應眞十八纍纍而列稻畦之衣壞色袒肩顴皺小紋古眉被頰口尾顫灰若嚬而愁頤支于膝十指交錯腕臞露筋喉骨磊磊揭諦金

剛判官羅刺衛侍眞王魚雅如也
寺有皇明行人所坐交倚漆光顯誤泥金花草叢
裂草辦摩詰久之皇華輶軒漢官之儀百餘年後
猶可想也栗谷蓬萊諸名賢皆有詩晉菴相公之
聯曰陰陽迭運緣何患天地俱空與我浮工部文
及重修記僧聰湛撰並有簡疏氣亦開士之翹楚
僧臘八十在於完寺云四五月間海中飛來之菜
如黃卷爲肴而食悉乎淡有發氣將之於金沙之
中寺在海門要害之地有僧將統僧兵二百人份
番迭守扞禦海舶前聞金沙漸頹變幻乎地爲山

皆非也風頭所觸雖常濛濛山年遷改不出數歲
間耳然漸適寺際松株所埋已過數尺助泥之沙
掩覆良疇亦已多敗恐它日寺與鎮舉為沙堆中
物沙皆淺年低誰不及助泥如張素幕如峙粉堞
者也然金沙之名藉甚域內助泥沙峰無有知者
此李廣雍齒之幸不幸僧供飯饋戒嫌其無名以
三箇酬之設長榜題名於極樂殿之門左

十四日戊辰雨留助泥鎮

老人朴曰豊川寡婦有子纔十七八座首尹素豪
彊遣媒人挑寡婦誘以利害寡婦許嫁子薪而歸

寡婦泣曰座首尹迎我為妾期以某日歸于尹也
汝其奈何子曰母第避之子當有為母如其言子
裝母服辮髢統頂低着凝默含態而趺座首業遣
轎迎之僕夫婢子亟擁而去時薄暮座首大喜促
吁少女曰汝母至也新人多羞汝其伴宿我則朝
日見之新人背燈強泣支頤而噫女為之傷心促
膝而說曰猶有綿布庫有五穀皆母之用僕婢羅
列各執其事皆母之紀綱座首之妾榮亦至矣願
母安心且收淚新人益垂淚女設衾裯引臂就枕
願安同寢無自悲新人故辭焉請益固遂解衣而

寢事已至此無可奈何朝日寡婦之子除鄰髭復
男裝毅然而坐女則竄于衾不敢咳座首楊鼓於
戶曰女已覺乎新人安穩遂厲聲曰丈人來何遲
奚謂其新人座首已知其無可奈何膝行匍匐叩
頭而謝曰僕自知僕之罪願無大其聲惟命是從
遂約夜深潛歸翌日遣媒請昏為餅酹大會賓客
禮迎寡婦之子與其女再拜而醮
距海中二百里有二島曰小青大青大青之中有
宮殿遺基方花古礎雕刻如新春時宮花異草芳
馥映發元順帝所創而居其太子者也古傳長山

中國人來居遺址宛然往往有瓷甕碎片霖雨既
霽往往露銀瓮又云長山下有孤之縣舊基意者
高句麗時所置
十五日己巳大雨夜大雷留助泥鎮
蕪生瓦瓶貯獨醒李生栲栳貯紅柿來饋我柿或
生謔李生以三寸黃柑猶自青杜子美亦問柿之
生謔也余曰杜子之詠柑也非柿也李生曰吾知
夫柿猶柑也柑猶柿也蓋李生西人目不見柑而
柑之音與柿之方名相渾故也烹■■■■■■
賓為笥櫝鼠為璞此其類也蕪生自飲一盞勸余

一盞鄉人之盡卯一大砂鉢甬余董飲其半善飲者
至十餘砂鉢
往年是日余與八九友生爲下元會於觀軒霜月
增輝脱菊飄馥剪燭論襟揮毫綴篇酒騰頰而霞
蔚香觸鼻而絲鬂意謂年年長如此矣安知今日
余客長山紫瀾蹴空白雨懸夜山吼海喧磨牽鰌
鯢辟易旁午棲窟欲傾大雷長電駭耳怖目屋霤
無不岌嶪陶櫳爲之閃透蕭崔兩生瑟縮屛息余
廼回頭指前遊如昨驗天運之無常歎人事之多
還未知今宵六百里外詩社同人自卧其家各聽

此兩窕想前遊而亦及西海旅人否

十六日庚午雨留助泥鎮

長山之俗婦產熱熾則大發里中婦人汲水若炊火然穴大甕安於病者之頂或胸終日竟夜連注冷水病良已又纔分娩卽痛飲冷水一大碗永絕產病平安咸鏡等道亦有此俗而孩纔墮地倒執其脛滌于水盆其倪到壯老而無病

黃蘗之實圓黑如山葡萄味至苦取窨存下已瘥喘蜀黍爲餳調川椒末一匙日服數次亦已痰喘蜀黍俗所謂唐米餳卽黑湯也霍亂服蝦蟹汁温

或云字四五

瘡傳好酒譯

京中軍門哨官有姓名一二三者字五六余嘗見

大國或案有蒙古人七十六者可謂的對果川縣

霖雨山崩暴壓人家孩兒匍匐而出僧取養旣長

知文字教授爲生嘗曰我生不識父母以書爲命

書我父母也仍姓書永柔縣亦有孩父母皆死不

知其姓村人養之旣長性和順仍錫姓曰順今順

氏皆其裔也

長山有盲之友啞也盲將飯焉啞注羹於飯糅鹽

於醬菜菹灸醬各品方所盲一進嗽壓臭翻着頓

箸大駭擧地欲嘔啞欲說其狀終不可得轉身噎
噫衣帶皆笑而辭獨撫聞客有縣舌者盲啞之奇
一擧而盡有之皆爲啞聾天下之至悲莫如盲也
湖中有婦人中亂不遂手無握足無步口無音目
只炯炯歎唉便漫須人而爲凡二十年暑日諸少
婦浴曳置盆前寒水淹背冷然而感忽漫而言曰
何其寒也舌根便利言議依舊當日人來與食隔
置其饑有猶恐歎謂況之偷楚撻乾甚炯知猶食
有口莫辨時供猶餘亦莫之却然則有目無言反
不如盲也

犬之初生臭端塗腊七日皆成獵狗獵狗逐狐狐越狗腰狗不能逐川椒和飯置於田間雉呑生風開口而死王氣所在紅靛漬磁漢城以外終莫能成蟾蜍吐氣殺蛇待其蠅集吸而為粮蝎蚖見蛙小霧小雹懸生霹靂去更化為蝘蜓蟾蜍化為鱉狐獺唉馬閃則死

朴定齋之為坡州有訟田者見印畫則尚州印也以其偽也斥之西溪聞而嘆曰愈何鹵也州縣印頒則納于禮曹更鑄新印某年坡州火失印禮曹未暇鑄以尚州印不甚頒故姑假之

十七日辛未午發肋泥鎮宿青石里
馬阻泥雨十七日朝始至於是從棠而發日已午
矣人二百八十指馬二十歸也老人朴淀瀾讀作
別離語不勝悲行二十里宿青石里一曰南倉院
十八日壬申曉發朝食法首滿宿廣灘店
雨新霽石出泥濘日又昏黑僕夫連聲而呼曰脘
添力那韋者應曰脘添力也一樣調那一樣調也
好好好石也好好好石也堅也之聲雜乎廣灘之
鳴也馬如飛人益健孫武曰夕氣惰此知常而不
知變也店人頗覺星光滴于飯

十九日癸酉平明發朝食郡馬里宿金光川

堠古之長亭短亭也今訛爲長丞或長栍或長胜

庇酒幕也酒與炭方言相近仍訛爲炭幕至於官

文亦稱炭幕路傍聚石叢樹婆娑俗謂仙王堂此

城隍祠之訛也

或曰蘇定方之釣龍於白馬江亦真龍也以絲錦

製龍股節蠕蜒置其中藏善泅水者數十輩使動

轉仰曲百濟人遠望之以爲真龍也此言近是新

羅異斯夫伐于山國以木造獅子■■誑之曰汝

若不服即放此獸踏殺國人懼乃降此其類也

二十日曉發朝食海州宿青丹驛店

朝日抵海州西門店店女淅米今以飯熟爲限獨

入西門逍遙市街出南門外讀晉菴相公築城之

碑仍登南樓賦一轉眺女堞譙樓井井不失尺寸

旭鮮烟裴樹京如舊官廨客館皆設隱林棟則真

紅綠是淺綠觸境明媚獨謠詠泠南城之右古潤

穹碑古海州民爲命長之遺基也癸巳 宣祖大

王自義州還駐蹕于海州 元宗大王寓於扇命

長之家誕生 仁祖大王

獨上芙蓉堂滿庭南月霜澄天朗池如古翔敗荷

乾鳴小島樹老舵艣無人欄影搖搖着髿堤寫幽
簷窈窕帳哦悄步扁題鱗雜刻綠頌粉鄭礥詩曰
荷香月色可請宵更有何人弄玉簫于二曲欄無
夢寐碧澂秋思正迢迢堂之西一間臨水架板而
炕之扁曰夾臨閣又曰照日軒 宣祖御寢也
二十一日乙亥朝食青丹驛店宿近安
是行也余詑曰朝飯酒晝飯肉夜飯魚人皆瞠目
曰何謂也曰朝日既出僕吸白酒腹溢而止懶窜
余馬呵氣如蒸直撲余鼻日既亭午凍氣始銷馬
膋肉碎腐血臭薰鞍底如尾遂鼻欲噎夕既坐店

殘食腥談青泥之壁魚膏熬焰燈心梅大腥膻腨
臭種種腐臭謹臭銷道何如爾曹與酒肉魚弃之
勞牙積穢府臟

二十二日丙子曉發延安朝食碧瀾宿開城府大雨
郡雞喔喔星黲月走包霧漫漫矇野如水人語朦
朧如夢中談奇囂不甚了了而靈幻則異常也
朝大雨泥行數十里抵碧瀾岸天空海矇野洞山
卓長雷一燃大雷二轟鋪敘甚壯不怕而莊

二十三日丁丑曉發開城府朝食長端宿波州小雨
遙見三角峭妙彙娜翻排衆山卓然高企如迎余

歸余擧手遥揖旣愛且敬晡時到臨津津樹扶疎
藹如紫霧江青欲染舟如革箙自此以往山媚樹
嫵皆是別調变體
二十四日戊寅曉發坡州朝食碧蹄店晡還家
曉天月素星顆皆濃滿空霜閃輝輝爍爍散作億
萬碎星山河林木衣巾頰鬢玲瓏照爛或恐世界
盡成黃金又恐江南淘金户揭鍬携畚而進
人謂京城白沙地此亦三角汰之鋪之爲之生色
也想造翁造大地時次第團弄手勢方熟剗揀好
查滓作水飛法以手捫定三角揉極意陶削設以

滐青何爲葛去　聖王家後王山余劇揣造翁私
意甚誤嘗欲上白雲臺橋造翁掌紋之横縱也
登慕華峴剔開洞天純是艷局如積雨新晴之病
方蘇快醒作噩之夢洞曉難解之書歸家穩臥料
理所經歷謝渺如先天或歷歷如前生

輪回梅十箋一

一之原

蜂來花精釀蜜蜜生蠟蠟復爲梅是謂輪回梅夫生
花在樹頭安知爲蜜與蠟蜜與蠟在蜂房安知爲輪
回梅所以梅忘蠟蠟忘蜜蜜忘花然以輪回梅照彼

外下落之

樹頭花不言中溫然有倫氣此猶肖祖之孫俗匠剪紙爲花匪不嫣媚無天然雅潔之態時時露出婢作夫人氣像輪回梅猶之贗花也然係出馨芳竟有法外妙與其不能爲眞梅花寧爲輪回梅不可爲剪紙梅剪紙梅修飾邊幅之小人也輪回梅換骨奪胎之道人也輪回梅不卽於梅是蠟也非花也不離於梅是蠟之前身花也可以悟文章且學理皆究之得變化氣質法

宋人謂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 山谷謂有一種梅類女工撚蠟

所放故以名之花經曰蠟梅原名黃梅蘇黃門命爲蠟梅今蠟鑄梅逕稱蠟梅不當嫌於黃梅字故強爲之名曰輪囬梅按山谷言則宋時已有蠟造梅法而其法不可致也

二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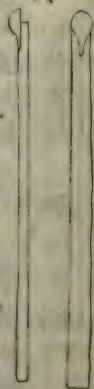
煉蠟者染以梔故色黃煮蠟如油榨于堅紙濾以潔器凡三榨則淳篩而色瑩白

煎榨蠟於小磁楪火猛則生魚眼蠏沫火微適中試其不暴沸出楪于平地棊隨上灰煤若有魚眼蠏沫蠟皆如蟬蘭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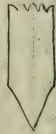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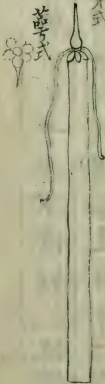
以性堅理匀之木二三寸為摹瓣之具號曰梅花骨刻其頭為梅單瓣形頭腹圓凸而尾殺尖如剖有柄瓠又如蝌蚪大抵突寄于木端如路旁之堠面瓣之尾猶堠之頷也刷以木賊極其潤滑一器貯冷泉于蠟楪畔先沉梅花骨於冷泉次沉蠟漿輕輕運手慎勿令蠟漿犯骨背仍又沉於冷泉瓣溜然退如荳皮浮於水若手遲則瓣頑手疾則瓣壞且蠟沸則瓣穿蠟冷則瓣厚妙在心敏則瓣匀而手飛凡沉蠟而即一頓骨柄於楪畔砉然有聲則瓣調矣瓣隨脫隨拯覆于紙面則斯須乾淨大抵瓣貴四而淺圓而薄

梅花骨式

仄式

三之蕚

蕚用三綠紙準梢色荷葉綠太老不可用惟碧而綠者可用此梅之奇品号曰綠蕚華也究梅蕚皆黃色五咡唔獨微綠剡木端如菉荳大而下殺尖剪綠紙紙端咡唔刻五出如土鼠掌恰圓木荳之徑紙下兩畔剡而尖之以紙倒圍木荳五出半粒大無荳之寄柄凹處以線束紙上凹數三匝以拇指食指卷紙之

尖觧線脫之則團然成蕚仍沉之于蠟漿待其堅外偃其咀唔則五出句完頓添活色五出者爲蕚卷而爲尾者蒂也

四之蘗

獐毛白而中空一蘗剪五十毛不使錯亂銃端蘸蠟不使飛散以利刀剪根之兩畔如主首中二鬚或一鬚特長不剪此結子之鬚也猶孩之臍蔕也此導畫梅也眞花中央十餘毛反陷而少短無獐毛或用白学經

五瓣接于蘗然後獐毛根又染蠟漿捺之石雌黃屑蒲黃屑或黃粱屑芥子屑調匀以竹籤抹糊輕塗蘗端倒抹黃屑又有一法以火燒毛蘗之端則燒痕自然如抹黃

蕊式

五之花

瓣之應頎者任意爪剪期於句正瓣尾乍染蠟漿疊粘爲五不離指頭五瓣已完覆於床上以萼復染蠟漿接於花中擧蒂以玩五瓣的歷矣瓣尾之會交加無竅於是焼錐尖穿之揷蘂抹屑又以錐尖句之使之上散下撮不沓拖不膠粘畫譜曰健如虎鬚以勁直爲貴也又曰中長邊短碎點綴粘

未開葩刻木端如菽大荳大别摹蠟漿此余字又曰

項珠葩中拆而不露蘂端者曰示字圓葩挾單瓣者
曰李五瓣卷而中不吐蘂者曰古會錢卷而吐蘂者
曰繡毬此二者五瓣既離向面近火以指向內揉之
三瓣已落二瓣將殘蘂獨茂茂曰猿耳葩挾二瓣曰
茶五瓣句滿曰窺鏡曰迎面南北瓣卷左右瓣開者
曰覓獨餘一瓣者曰狐面又有蒜頭孩兒面兔嘴鼯
形風落三台背日向渴

余字

項珠

示字

李

古會錢

繡毬

猿耳 晃 蘇頭 風落 迎陽

苽 狐面 孩兒面 三台

窺鏡 兔嘴 龜形 背日

又有自創紙花法俗匠以凹錐裁之不足奇也圖章

石或硯石鑿梅單瓣不深不淺甚瑩潤裂粉紙蝶翅

大沾舌尖洋羅石凹以淨綿壓之紙濕而粘着凹中
迺俯炙於火斷須乾白以利刀尖循瓣畔裁之仍提
尾則成瓣排蕊聯蔕依倒爲梅若造桃花瓣頭不尖
漬以臙脂汁蔕則墨諸硃如雀頭色條不必青桃椏
枝頭綴嫩葉三四枚粉紙漬軟綠色剪葉如魚而背
必反張畔必細咀齬枝端葉差小而下半軟綠上半
漬臙脂石上陰刻葉紋先刻一縱紋左右各刻斜橫
紋五六如肉爛之魚脊骨傳胷骨以紙葉覆刻上循
其紋以拇指爪搯之則天然如葉仍漬綠礬明潤膩

膩

桃花瓣式

桃葉式

軟桃葉貼式

石刻葉紋式

六之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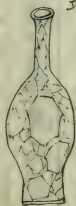
條必梅條或碧桃條瘦不可長不可大不可體勢可入畫格者多不過三條旁枝則五六條忌色半頳者病而黑斑者採之伸之剔之束之師心匠手仍其體勢枝嫩花獸枝老花慳不嫩不老花必纏綿偏正仰俯各極其宜

植用桃杏橡躑躅有刺有蘚不厭其脛色貴黝黑兩

刺土蝕蟬蟻穿漏梢有斗柄女字鐵鞭鶴膝龍角鹿角弓梢釣竿譜曰氣條莫安花氣條者苗長柚直之條也以刀尖刺梢眼捽蒂尾而見痕跡或蒂端漬膠傳于梢眼譜曰貴稀不貴繁貴老不貴嫩貴瘦不貴肥貴含不貴開

女字式

七之植

折枝宜古銅瓶哥窰貯水插之枝不憔悴有査宜筆筒磁斗欲耐久玩條清絲亂塵暗噴水浴之或運置雨中倍添新鮮或伴怪石或植岩竇風韻殊勝

八之帖

武陵氏窮居幽憂疾病交加無以慰心閒方於余爐
底爐畔談笑之次頃刻開花門生僮行無不爲之皆
以畵磁瓶揷折枝賣於錦肆得青錢二十余方補敗
囱有紙無糊武陵分我一錢買糊拚綴今年耳不鳴
手不皴皆武陵之力也貽錢帖曰畵瓶揷十一花湯
錢二十嫂獻十葉妻與三小女與一凡房爨柴二吾
房亦同南草一巧餘一兹以送上笑領大好
皆以十九花貽畵觀齋曰僕家貧計拙營生欲效龐
公歎同藕李虓遂吸露之蟬操懸飲壤之蚓昔林和

鑄樹梅三百六十五本日以一樹自度今僕雖欲學之無孤山之園若之何其硯北小童善作折枝之梅燭淚成瓣獐毛爲蕊蘸以蒲黃魯錢猿耳菩蕾天成窺鏡迎風體勢自然惟其不根於地乃見其天黃昏月下雖無暗香之動雪滿山中足想高士之卧願從足下先售一枝以第價之高下惟足下圖之觀齋以十九文貫之作券文貼其帖以筆精玅入神圖章印其縫

九之券

歲戊子月之臘日戊申觀齋賣輪回梅券文

右文效林和靖鬻梅事輸回梅凡參本神大小拾玖
瓣者折桃爲枝煮蠟爲蘤剪緯爲蕊每瓣折壹文式
餌觀齋錢合拾玖文了并付賣花牘壹度日中交易
事若枝不如枝花不如花蕊不如蕊脉上不輝燭下
不踈伴琴不奇入詩不韻有一於此齋告社中永杜
買花事

梅主　薄遊館主人

證　烱齋

冷菴

筆　楚亭

千之事

余十七八歲靜居三湖之水明亭凡三年鑄梅取影書燈素無適俗之韻粗有寓心之樂春雨初來百鳥競鳴岩氷潤釋赭苔圓暈揮梅其鑄徊徨籬落延頸遠望剩瓣孤胭頹然有林逋氏想

武陵氏遊戲三昧方其爲梅穹然擁鑪範蠟剪毛眼炯手飛指使童子旁若無人就照客眼誇耀鋪張視若大事然境遷事殊寂然相忘如棄土梗若駘玩物之識豈眞知武陵者也

柳泠菴與余同宿暗室中口授其法犂然曉達後遂

爲花造詣妙境嘗欲字其楣爲蠟梅館

附詩

炯菴

品字分明映縹緗湛餐秀色借書香指頭春氣氤氲
活花史新增鑄蠟方
膽瓶安挿審明玕蠟粉膻妍破嫩寒一寸樓臺金粟
使猜疑不復蜜脾看
蠶衘凤結轉輪緣現了雙殘姊妹聯若使真花開着
眼澄解一氣肖孫憐
過去魂靈現在生還枝宛憶百花精主人情較孤山

士磬口如聞細喚卿
踏紙蕊毛劇費神誤來偷眼雀應嗔何人瀟灑堪相
偶云有梅仙字子眞
韉啼金谷怨齋奴爨盡輕明雪樣膚試看如花樓下
墜綠珠冤倩絜凡夫
新嵌韉瓣素伶俜駭蘚查交女字青龕灑銀泥鋪月
地玲瓏幻境影翻形
沽梅那必直交爭一榼相當千許奬痛飲伊今緣手
瓣長為花賈亦芳名時龕雅宕主人金逸如思義以名醖一壺買一枝

膽瓶新萼數枝蔫月落參橫是後天驚鶯掠過嚶嚶
話一時低辮悵泠然
蘋姑春色返仙家靜護冰姿隔絳紗韻最香消糯粃
在敢言陶鑄是重華
鐵花姸淨媚餘春英石輕盈恐未真漢武林逋癡絕
想梅夫人比李夫人
燭淚成堆芳夜長倒瀉湖凍萬條黃王家子弟無才
思不鑄梅花鑄鳳凰
玲瓏合喚水晶人現在身憑過去春真識回回何酒
酒多生願結往生因

其名爲蠶出蠶龕五行難分強屬甘氷雪肥膚從草
涯至今香國度身三
青跗拆似小棠兒五出横翻半莖皮手勢偏於燈下
巧粘來粘去矮堪資
目擊生花釀蠶時旋看梅蘂慾騰枝風輪幻化從渠
覺不信它生我是誰
蠶之未採我如斯展轉中間了不知記取東園香樹
裡某年月日遇風時
有影無香迹似疑彼帷愼勿遍看之時時有客蛾然

笑趣絶從前不笑時

纔言似處即非天到此真花倒索然想得學生凡弟

意緣渠肖我信相憐

山海經補 東荒一

朴羨仲甫與不佞同閈晨夕談文雅或相以

文爲詭聊自寓心嘗要不佞見耳目口心書

書凡三至不佞諾焉翌日不佞貽書索之曰

耳目如鈃孔口如蚯蚓竅心如芥子大只尺

以取大方之笑羨仲注不佞書問曰此蟲何

名傳物者辨之不佞又貽書曰漢山州曹溪

宗本墖東古有李氏蓄一蝨蟲名囁思性善
讓而好藏也於是美仲戯譔山海經補釋不
佞之人爲囁思蟲也不佞又戯擬郭景純注
辨不佞之喜爲囁思蟲也囁思者何言也耳
目口心之謂也又囁不敢肆言之義思懼也
兢兢持勑之義其爲書也槩如斯矣或曰二
目而口一心一可也其三耳奈何蓋欲耳之
聞多於目之見口之言心之思也云

百濟西北三百里有墖墖東有蟲名囁思耳目如針
孔口如蚓竅其性甚慧好讓而善藏瘦臂兩脚五指

會撮指天其心芥乎大善食墨見兎則舐其宅常危
號其名（一名䖹云髮䖹）見則天下文明餅之可已頑鈍不惠
之疾明心目益人慧識（其許戲撰）

擬郭景純注 附

按囁愳蠧形方而帖然色白有無量黑斑長周尺
一尺弱狹半之善飼養脉謹隱身巾箧間古有孝
氏姓蘊藏逞譲党蟲之隱身類已也潛蓄而滋蕃
之視聽言息宗相關沛今補經曰殞臂兩腳五指
食墨舐兎自號嬰處者皆非也山海經或曰伯益
著荒唐不根已不列六經今補者擬亦齊東之人

也囁偲蟲余嘗聞諸烏有先生烏有先生聞諸無何有鄉人無何有鄉人聞諸太虛

洌上方言一

量吾被置吾趾

言事可度力而爲也被短而申足足必露矣

惜一瓦屋樑摧

言不愼其始必遭大患也

省晨月坐自夕

言不及時而太早計也欲看晨月及晨而興可也

馬行處牛亦去

言才不在遲速在勉之如何耳

獨木橋冤家遭

言事之巧湊也

大帽子對耐耳

言事或有過當者必有耐量焉如帽子雖大至耳則止也

鼎底黑釜底噱

言時已過而責人則明也鼎之煤猶釜之煤何笑之有

豆腐喫齒或落

言患生於所忽也

春山雉以鳴死

言防患疎也雉工竄之禽也猶不能藏其鳴也

谷無虎先生兎

言君子沒而小人得志無虎之谷狡兎跳踉自為

先生也

巖怒蹶傷吾足

言憤患難也怒於巖而蹶之不惟怒不可識先傷

其足也

急嗽飯塞喉管

言事欲速成必敗也

之升粳嗜尺餅

言不量力也家無一升之粳而但嗜盈尺之餅難

繼之道也

兒在負三年搜

言忽於至近也兒在背上三年搜索不亦妄乎

姻家宴柿梨價

言不當爲而爲也姻家之宴營須柿梨不已濫乎

佛底刮麻毛叢

言徬外貌而中無宗也如金銅之佛案腹以麻毛

也

一條魚渾全渠

言小而亂大也喻一小人橫恣猶能汚染風俗也

竹竿頭過三秋

言耐久也

木麥餠二年鳴

言事不相稱也木麥餠至僚鳴二年停也世譬貧而妻妾者

技絶成眼有盲

言福薄也學技而成眼忽盲技歸虛耳

太守爲脘頷顋

言福薄也爲太守則食足矣脘頷頤則不可食矣

我畜猧囓吾踝

言背恩也吾所畜養之狗大而反囓吾足也

吾鼻涕三尺曳

言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涕不勝拭何暇拭他人涕哉

堗不燃不生烟

言事無虛捏必有緣起也如堗不燃薪烟何由生

莫交公滇吾熱

言不求外援只求內修也公三公三公不可恃不
如慎吾躬

走竟晨不及門
言虛費力而業不就也

鳥久止必帶矢
言久安則必危也

測水深昧人心
言不可知者人也水深猶可測也人心不可測也

灌頂水流至趾
言世濟其惡也

唱一謠送永宵

言膠守一事虛送日月也

千谷水一谷萍

言萬殊一本也

纖爲餌釣巨鯤

言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也

吹恐飛執恐虧

言愛之至也

馬饑驕欲奴隨

言欲爲長也不能隨分也 未得焉患得焉既得焉

思詩奴也

既借堂又借房

言欲易長也

肉登俎刀不怖

言事到危急無所避也俎上之肉顧安所逃乎

積功墻不虛壞

言勞力之事不至虛敗也

木難上不可仰

言不爲過分之事難上之木仰之何益

業洴澼絖潔白

言業雖小猶消分外之益消滅贓業也緣此而趾

能白也

神祀後浪鳴乎

言不適用也送神已久乎猶鳴甚奈敬淺何

口雖喝直吹螺

言人雖微賤可以公議也

雖嫉憎衆何憎

言不還怒也憎雖可憎緣憎而惡無情之架柴無

乃不可乎

斤斫木無不折

言媢嫉之久不可支也古諺曰千人所視無病自死與此同

奔獐顧放獲兎

言貪乎彼失乎此也

言人言冷粥飡

言言它人之言甚易易也如啜不熱之粥何難之有

鍼子偷賊大斗

言觀其小者知其大者鍼子之偷雖小推其心則可賊斗也

閑則疾不閑藥

言殺己之言閑則不平不閑愈於閑也

葉鞋頭菊花毬

言不相稱也葉鞋至陋也飾以花毬不稱甚矣

侏儒系鶴子膝

言不當爲而爲之也

蝟愛子謂毛美

言莫知其子之惡也

鷦學鸛脛欲斷

言不當效而效反受其災也

莫持狗償與虎
言施而無報也
虎飢困不擇宦
言事到危急無所揀擇去就宦雖未成人飢虎不
暇擇也
川何辜爲盲故
言不可責人可自反也盲者誤陷於川寔緣無目
之故也
吾厭食與犬㫿
言如鷄助也

欲朝食桃而卒

言及時而為不可戀惜稽究其死矣究人是喩之意也

郁令喪九方相

言不相稱也郁令童子之号殤之表而用九方相不亦侈乎

對笑顔嗑亦難

言人好顔色而至雜嫉不可斥而嗑之也

吾女婿擇婿賢

言所待者好所求者相稱也

話人佛洞洞出

言忌難之人徃徃有之也

餅卧喫豆屑落

言由便宜而反招損也不惟招損亦涉懶也

山下住貴柝臼

言物偏貴於所産之地也

把盃腕不外卷

言人情厚則不強斥也把盃之腕自然向内以其

歛也

北斗二一圈繫

言痴人同事無所成也如二牝牛同繫一欄謨然無牝牡之事也

三尺髯食令監

言重飲食也令監尊稱也髯雖三尺惟食然後可尊重

我同庚太守放

言歎我不及宅人也彼與我同庚也而彼獨成太守何也

䋺雖槖能捉虎

言物雖微少用成大事槖雖賤能罥猛虎也

戴鄭子霹靂避
言苟且逃患也
稱行首使擔負
言陽尊而陰役也行首尊稱也稱行首晩役之心
而反役之也
後生角高何特
言後生可畏後生之角突然而高與前生之角同
其高也
三歲志八十至
言舊習難改也三歲之志至於八十而尚然也

狗逐鷄屋只睇

言事敗而無聊也走者逐飛者飛者上屋走者無如之何矣

勸買賣鬪則解

言好事勸而成惡事解而平也

偎傴面齊絲断

言失所憑依則無可爲也絲存而偎傴活動絲断則寂然矣

不好事紡車似

言爲惡之報循環如紡車之旋也

待隣婦妻不要
言膠守失着也
既粟餐子毋團
言人有上下貴賤之分如粟飯猶有大塊小塊也
偶然去刑房處
言罪不可巧免也逃罪者不知而往于刑房之家
也
仰射空貫革中
言殊途同歸也挽弓仰射能中鵠者在技之如何
耳

獲山猪失家猪

言欲貪彼而反失此也

債既給逢批頰

言我不負人而人負我也我既給債於彼彼反批

我頰也

欲加食逈糠粥

言不安分也適可而止不失喉飯也欲多食剩糠

粥繼之也

孕時患難於産

言根本既舛則末梢必乖也

打憎蠅傷美蠅
言欲去所惡反損所愛也
禽之止羽必墜
言不可數遷移也禽隨其止處羽隨而落人若遷
移器什耗敗也
先掉尾後知味
言早計而晩就也犬將飯先掉尾而進有時而在
後食也
愛婢雛髦懸鬚
言親近卑賤則狎侮尊貴也

蟹旣逸經又失
言事無成也
無孩兒誰營爲
言無所傳而勞心經營也無子者爲誰資辦哉
不食木多着宗
言無用之物必繫也如苦桃酸杏不可食故必繫結子也
養子息知親力
言鞠養子息然後始知父母之劬勞也
誰乞食厭拜謁

言人雖困窮不可屈已也
悲歡歡離別端
言好合之極睽離之兆也
横步行好去京
言殊途同歸也步雖横越及其入京同也
俄頃間問平安
言人事無恒雖俄頃之間安樂憂苦不同也
陰地轉陽地変
言世事循環也陰地之寒轉成陽地之暖也
膚不毀虎難制

言等身不成功也
錦繡衣喫一時
言豪華不過一時也雖錦繡之衣責之不過當一朝之飡
初三月慧婦觀
言敏者可能察細微初生之月甚細惟敏慧之婦先見也

庚午夏蓮洞宋友
在坤士翁並書畫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三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天涯知己書一

洪大容字德保號湛軒博學好古乙酉冬隨其季父書狀官檍遊燕逢杭州名士嚴誠陸飛潘庭筠筆談書牘翩翩可愛結天涯知己而歸亦盛事也時金在行字平仲號養虛齋士也同入燕爲三人者所傾倒

今觀其諸帖輸寫相知之樂不愧古人往往感激有可涕者錄其尺牘及詩文抄删筆談爲天涯知己書以刺薄於朋友之倫者焉誠字力闇號鐵橋留心理學聞今不幸死矣飛字起潛號篠飮老成奇傑潘庭筠字香祖號秋庫年少而才思逸勃俱善焦墨潑墨爲山水梅竹　炯菴居士識

尺牘 附詩文

跪誦手教過承推奬愧不敢當而自述己志及語及謦欬之處纏綿悱惻三復之下潛焉出涕嗚呼天涯知己千古所無弟等下里鄙人雖幸生中國交遊頗廣從未見

有傾盖銘名真切懇摯如吾兄者也感激之極手爲之
顫胷中欝勃之情雖萬語千言筆何能達惟有彼此
默默鑑此孤忱而已厚賜本不敢受承長諄諭暫且拜
領别業詩文容早晩應酬稍減當竭愚懇搆成就正章
此復候福安臨風三歎希自珍重不宣湛軒先生知己
愚弟嚴誠頓

庭筠再拜湛軒學長兄先生足下筠昨歸竟夕不能
成寐目中隱隱有三位大人及足下與金養虛兄
儀狀深嘆海東誠君子之國而數公尤當代絶𡾰
奇人也頃讀手教益見足下高雅拔俗立身不苟

志願甚大如中國之陶靖節林和靖千古不過數
人高風逸致起敬彌甚又亦以令師大人先生之
梗槩見之淵源有自孔顔之樂彷彿可思尤令人
翹首雲際遊不能忘耳所深感者天各一方不能
頻奉教益及一拜令師先生也弟雖忝居中五年
在知交不過三二人如嚴力甯先之外僅有某先
九峯先生名果者與吳西林先生皆師之其餘雖
還往百餘人皆非知己可師可法者也今又將一
足下寧為萬古節一旦遠逝可以瞑目重泉矣胡
忍彌襟曷直有極此非筆墨之所能盡也惟仰望

天末臨風泣下而已厚賜拜領不宣湛軒學長先
生大人知己　錢塘愚小弟潘庭筠頓首

捧讀手教益承関愛殆令人感激不已匪惟友朋知
己雖骨肉之戚無以過之謹當書之大紳作韋弦
之佩焉第之為人不敢自詡然性情高遠交遊雖
遍大江南北而少可多否號為心相知者落落無
幾人其餘面諛背笑如兄昨日之云者比比而是
也不意湛吾兄之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其人者一
見已令人心醉寔是奇緣然大丈夫神交千里豈
必頻頻狎昵如兒女子乎蘭兄心軟氣弱誠如尊

教亦是其中心激蕩不能自禁耳至如弟者一聞

知已心死氣盡即欲哭亦不能矣惟有仰天長吁

茫茫然百端交集而已嗟乎天下有情人固當默

喩此意耳蘭兄頃完出僕其歸寓者以余意鄭重

君之別緖耿耿萬千言不能罄敬因來使附復惟

珍攝自愛不宣　小弟蔡誠頓

驚心十日逐行旌烈士遺墟此暫經宦道漸看新鄉

緜蘸情同憶故山青淚今驚鴈欲千里終古參商

眼兩星縱説神州無間濶離憂如縛日沉冥次養

虛葭用淸陰先生韻贈別湛軒尊兄并祈削正

錢橋外史嚴誠拜稿

日高風勁送殘旌小別千年未慣經徐市魂銷彼影

瀾燕臺人去柳烟青難禁客淚春深雨易散歡悰

曙後星昭悵鄉山池閣遠登車可奈軟塵冥用養

虛翁見贈韻簡寄湛軒 先生并政 杭人潘庭筠

拜稿

陸飛啓此行自恨來遲不及一親言論風采生平第

一缺陷事也午後甫克解鞍客邸入門未及他語

力闇秋庫即歷叙與諸公往來情事亹亹不休并

出諸公手跡長篇短頁縱橫几案觸目琳琅應接

不勝力闇秋庫又從旁補述種種耳目俱勞兩官
并用又如謨龍門律碑夾敘夾議論須留杆攆
莫可言狀聞諸公後事有續將須說道形格勢阻
想忽忽不獲一出而飛又初到此間俗務糾纏
無條理恐終無見理也但生平以朋友為命況值
海上異人且不止一人如竟不獲附力闇秋庫之
末則比二人者飛托終身不解之妒矣膈熱如火
一段傾寫之意無可發泄遂忘其拙用絹五幅燃
燭作書聊代燕鴻書竟時漏下已三鼓工拙不足
言但此時濡筆揮灑不特忘日間車馬之勞并不

覺更淸之促其心可想矣人生會合定是有緣有數不可勉强然安知今日之不會非宿日相見之根安知此生不會再世不大會乎見後相思與不見相思同一無窮而不見之相思更深於見且有相思之致而無離別之苦省却多少兒女之態正不必定以相見不相見較優劣也譬之讀古人書古人豈可見而尚友之志則如或見之第使此生白首數千里外各各胷中有某名某號其人則雖與諸公皆未往之古人也何幸如之拙稿五冊并呈分諸公此雖臨行時猝刻也不特字蹟潦草且有

錯誤未及駁正其一切未妥處祈進而教之錄中
有題自畫荷風竹露草堂圖是飛卿應求詩文
楷各賜一篇辭䟽袁荷宵芒天堂畫壁歌似爲賜
一篇則跪辭受之感且不揣陸飛再拜謹 丙戌
二月二十二日五夜
飛頓首上湛軒老爺先生足下飛淪落不遇與人相
稱自問百無一能久已無志名進去夏六月始爲
師長督迫朋友牽率乃以白服應試不意倖售此
行隨例計偕亦并無餘望何幸得遇二公傾倒平
生未有之奇是去秋之望外皆爲今日萍合作緣

天欲為我等相隔數千里之人聯絡湊合至貴如
許經營天於我輩厚矣即使別後相思不見酸鼻
裂腸皆此生難得之事他人畢生不易妄冀之事
使飛此後所遭奇禍盡如此則甘心受之雖有巫
祝必不願為我禱禳也未識尊意然否八景已從
力闇已觀大略渾儀事飛坐井中不足仰窺既辱
相委當竭力為之或詩或記容酌商之力闇秋庫
以應但問學淺薄不足以蒙揮第一絕大製作不
責荒陋可耳承賜多品謝謝昨所作書今附繳上
檢入是荷悃悃之懷廿六日續盡不戩湛軒老弟

先生座下　愚兄陸飛再拜
我年未三十生理常苦艱始識爲日忙已屢行路難
老親年七十無以具盤飧出愧負米樂入尠奉檄
歡空餘旅舍夢兀兀戀鄉關貧士爲孤雲何能棲
舊山　蓬蕣逾十載風樹益悲嘘兀兀息短翮破
屋三楹餘前庭植叢篠後軒面芙蕖其旁有隙地
稍延蒔葵蔬雅稱吾廬幽但惜非故居豈不願富
貴蹭蹬命固殊丁寧屬兒子且復事詩書　題自
畫荷風竹露草堂圖杭州陸飛稿
飛啓日前收到來扇四把又自向南客覓得金陵扇

五握俱盡訖并係以詩草草塗抹不計工拙今并
呈送望分致之我輩此番相遇奇固不待言但相
見之奇又不若未見者之相望相思爲更奇而於
湛軒養虛居然一以我爲弟一以我爲兄以此生
此世生生死死不可再見之人作此杳冥荒忽之
綢繆豈非癡絶顧從來勢交利合多能不顧非笑
成一時之膠漆而馳逐聲名亦往往千里投贈互
相要結張一時之虛談今我輩以曠肰兩隔彼此
無求無勢無利不聲不名或見或不見并爲一腸
作喜作悲不可言說而養虛湛軒又時以學問相

晶菴虛之論驕字湛軒之講事功心術之分語語不朽在延千古今且別去以此言愁離索之感定當十倍尋常矣嗟呼嗟呼顧使車就道只隔一日不無整頓行橐諸須料理而我輩來客日夥給驛不絕同志者見之方驚其奇或欲與聞高論而不知者必以我等為驚遠忽近多生疑謗千別萬別終須一別不得不學彼氏之法痛下棒喝以金剛慧劒割斷情腸竟不必再過小寓存此無窮之憾作無窮之思可也 作書至此盛使疊至手書紛沓為記為詩但覺異光滿室不能析言其妙惟有頂

禮賛嘆而已萬里知心不敢言疲弟昨夜詩畫扇
則不止三鼓今早又有客擾寔不能不困矣前荷
三大人札及今諸札俱不及分報想念其勞不責
其慢也紙短情長萬千不盡臨書黯然之至湛軒
賢弟 我師 愚兄陸飛頓
弟誠再拜啓湛軒長兄足下昨以事他出手書遠貢
未及裁答歉仄歉仄至蒙許以兄事而以弟畜誠
古風高義更見今日甚幸甚幸訓辭深厚所以期
戒者至遠且大敢不敬佩誠自幼失學六七歲入
鄉塾嬉戲不異凡兒稍長始知讀書然一意於科

擧之業又自恃天資差不顧饒繙閱群書有同漁
獵以是根柢浮薄至今思之未嘗不自傷也二十餘
歲漸識義理好觀濂洛關閩之書始有志于聖賢
之道然獨學無偶孤陋寡聞出門倀倀頗乏同志
加以志氣不堅嗜欲難遏操存舍亡乍明乍昧猶
幸資非下愚時能悔悟自克未至汨沒性靈然亦
悠悠忽忽迨無所就廿九歲大病半載困阨之中
頗有所得故瀕死者再而此心炯炯覺詩粗有把
握病後自造二句書于臥室云存心總似聞雷日
處境常思斷氣時又大書懲忿窒慾矯輕警惰八

字於齋居以自警惕誠之用心益略有異乎世俗
之士之為者今恒自檢點亦無大惡惟口過無不
自覺故時時將口容止三字提在心頭又坐乎過
徇人情優柔寡斷此心受病處不少誠交遊亦不
乏矣求其能講明切究于此種學問以相輔有欲
者蓋寥寥焉今倖竊科名來遊京師詩與足下定
交實見足下之學不但可以為益友而且可以為
名師愛之重之心悅而誠服之則是非科名之足
喜而藉此以詩交足下之為大喜也足下每嫌誠
稱許過情然誠非悠悠泛泛之子比也但知足

下爲益于區區者不少耳誠敬儀輕率而足下之
方嚴寡堪聆式也誠言辭躁妄而足下之愼默寡
堪師法也又承懿訓襯疊勉以好之必當行之斯
爲無負此種氣誼翫之儕輩豈易得耶且誠實知
足下非漫爲空言者卽使足下漫爲空言而字字
如荒年之穀於誠身心有終身受用之處且凡人
貴遠忽近使此言出于所習之人猶不敢以陳
言棄之而此言宗出于萬里外終身不可再見之
人其爲寶貴愛重又當何如夫以寶貴愛重之故
而俾此言得以常目在之則吾之身心固已益矣

吾益于身心而所以受仁人之賜者非淺尠矣此實誠畢生之大幸也誠之所欲言于足下者雖累萬言不能盡昨使至時此書纔有數行後亦未曾續寫俗事紛至沓來難以擺脫睡時已五更矣此刻使至倉猝書　畧盡區區至於臨分惜別之語我輩方以聖賢豪傑相期無煩屑屑他日但各有所成雖遠在萬里之外固不害朝暮接膝也否則即終日羣聚何爲乎然此亦傷心入聊以解嘲之語不必多云別緒萬千惟知己默鑒而已臨風草草不備上湛軒長兄足下　愚弟嚴誠頓拜　丙

戊二月廿九日辰刻

賞吾廬八咏幽人惜遥夜起坐理朱絃樓高萬籟静

響與空山連悠悠念皇古兹意誰能傳 山樓敍界

鏘鏘此何聲或擬蓮花漏平分二六時以警宵與

盡主人常惺惺不如待晨敲 曉閣鳴鐘 清泉何瀲灩

白石亦磊砢鯈魚若遊空倒吸藤花妥真樂雖詩知

一笑子非我 鑑沼觀魚 略彴通野氣晚步意超忽

林影漾寒波俯見太古月不惜露霑衣孤吟到明

發 崖攜弄月 岳蓮開十丈落蘂自何年刻木為形

似淩波學水仙扣舷歌一曲不羨木蘭舡 溪船學

仙羲和與常儀萬古法猶秉往來論盈虛遲速辨
祥眚隨彼拘墟子終身乃坐井玉衡窺天靈龜有
何靈以問乞靈者吉凶論是非趨避敢背且居易
以俟命枯草行可捨靈龜占蓍學者志於穀審固
技乃神中豈由勇力決當反其身直內而方外敬
義交相因穀壇射鵠湛軒學長兄鑒正　浙杭小
弟嚴誠拜稿　丙戌二月十五日篝燈書

養虛堂記丙戌之春余遊京師交二異人焉曰金君
養虛洪君湛軒二君者朝鮮人也思一友中國之
士隨貢使來輦下住三閱月矣落落無所遇又出

入兒沼守有賀東慈若志不得遂就與余相見則
歡然如舊識嗟乎余何以得此哉洪君於中國之
書無所不讀精曆律算下戰陣之法顧性篤謹素
談理學具儒者氣像而金君嶔崎歷落不可羈紲
趣若不同而交相善也余既敬洪君之為人而於
金君又愛之甚焉金君善作詩於漢魏盛唐諸家
心摹手追風格遒健而書亦俊爽可喜每過余邸
余語不能通則對席操管談紙如飛日盡數十紙
以為常性頗嗜酒以格於飭禁不甚飲又洪君亦
譏之時時把搖不自禁一日余與之飲酒甚歡猶

時時懼洪君之或來見也顧語及洪君則必曰豪
傑之士云夫天下號爲朋友衆矣其道不同則相
合者以迹而心不能善心不能善則迹亦日離是
故正人正言每以不容於時而頹惰自放之子以
畏親正人正言之故流爲汙𨻶之小人而不自知其非
而朋友之道遂不可以復問若金君之於洪君
又多乎哉酒既酣余語金君子胡不仕金君則慨
然太息曰子知吾之所以號養壹者乎吾國俗重
門閥庸庸者或不難得高位而後門寒畯之士雖
才甚良不見焉吾故世室之冑薄美官甚易且年

幾五十老矣而甘自伏匿以窮其身蓋有所不爲也夫吾心猶太虛而以浮雲視富貴又性懶且傲無所用於世時吟一篇焉囂囂然樂也時傾一壺焉陶陶然若有所得也吾知養吾虛爾而已欲縱懶且傲之性以就效於世無益於人而徒損於己其累吾虛者莫大焉此吾所以爲號者也而吾因以顏所居之堂余曰是可記也夫洪君不作詩又惡飲酒趣與金君異然亦以貴實退隱田間方謀明聖賢之道終其身不樂仕進其志亦金君之志乃今知其迹若不相合而心相善以成性命之交也

亦宜惜其遠在異國而余不獲一登養虛之堂與金君嚚嚚然陶陶然於其間也於其將歸焉以為贈海外之士有同志如洪君者可共覽觀焉 浙杭小弟嚴誠力闇甫拜譔

筆談

湛軒曰乙酉冬余隨季父赴燕以十一月二十七日渡江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北京留館六十餘日欲得一佳秀才會心人與之劇談沿路訪問皆碌碌不足數 一

烱菴曰想其襟懷已是別人余每逢入燕人問何

好也曰祖大壽牌樓甚壯麗又問其次要曰天主
堂壁畫遠見如真余遂齒冷而止

湛軒曰聞李基成逢杭州兩生仍與養虛翁金在行
至乾淨衚衕天陞店二人出迎嚴誠字力闇號鐵
橋年三十五潘庭筠字蘭公號秋𢈔年二十五同
住杭州錢塘

炯菴曰𢈔音婁草舍也若讀若串則豈非狼狽不
先不後并生一世不南不北同住一鄉可感可悅
天地父母多謝多謝

蘭公問養虛曰君知貴國金尚憲乎湛軒曰金他之族

祖道學節義我國聞人何由知之力闇曰有詩選
入中國感舊錄
烔菴曰張延登齊人明之宰相而王阮亭士禎之
妻祖也清陰先生水路朝京時與張甚好張爲刻
朝天錄而序之清陰集亦載之阮亭池北偶談詳
言之且抄載清陰佳句數十處言格品之矣阮亭
又晚年輯明末清初故老詩爲感舊集八卷起虞
山錢謙益止其兄考功郎王士祿清陰詩亦入
湛軒曰呂晚村何處人而其人品如何蘭公曰浙江
杭州石門縣人學問深邃精確于難

炯菴曰呂晩村名留良字莊生一名光輪字用晦其學以闢王衛朱爲宗旨

力闇曰陸子靜天資甚高陽明功蓋天下即不講學亦不得其爲大物也朱陸本無異同學者自生分別耳又曰殊道同歸湛軒曰同歸之説不敢聞命

力闇曰苛責古人原可不必蘭公曰事業須誠意正心做來陽明格物致知尚有餘憾

炯菴曰呂晩村之言曰姚江之説不息紫陽之道不著紫陽之道不著則孔子之道熄矣今力闇稍涉顧籍蘭公直闢陽明去也

蘭公曰力闇之兄九峯先生名果與吾鄉吳西林先
生相好高雅絶俗非尋常諸生之比西林隱居修
道無事不入城府有達官來見者必峻拒之不欲
見俗官也莊存與侍郎雷鋐通政官錢維城侍郎
皆先造門求觀著書終不得
桐菴曰西林地步已九分好士生斯世如此儘高
達官若不俗則亦有可見之道俗官則已不以禮
待士
蘭公曰國朝吾鄉前輩高尚之士如徐介汪渢王曾
祥皆不隨流俗能自卓然不朽者也徐汪二人布

衣草野後遯世不仕王乃秀才三十餘郎章擧子業文章人品卓然可傳

桐菴曰明季高士指不勝屈盖想歷朝扶植士氣我國外服也然當時爲明守節者多亦是千古奇事今黃江漢　國朝陪臣若凡四十九人皆卓然可傳者也

蘭公曰國朝大儒陸清獻公諱隴其配享孔廟其餘湯文■正公諱斌李丞相光地魏象樞皆大儒希賢者也

桐菴曰陸有稼書集行世湯字孔伯號荊峴官至

工部尚書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上言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說其言

金稼齋入燕見李光地一目眇蓋其時閣老魏象樞號環溪

蘭公曰西林先生居喪不茹葷飲酒不見客不作詩文不御琴瑟葬祭之禮以及衣冠與世大殊其衣冠遵國朝制度喪服皆遵 明制因國朝喪禮不預於民間而先生獨行之也

炯菴曰東人喪祭好喫素而不擇葱蒜可笑有人居喪讀尚書不讀賡載歌此意甚好它書可以類

椎髻之喪禮不領而士大夫不遵古禮靡所歸地

蘭公曰貴處朝服皆紗帽圓領乎湛軒曰然亦有上

衣下裳金冠玉珮之制

炯菴曰紗帽角太長圓領袖太廣品帶圍太寬東

國所謂金冠乃古之進賢冠戴進賢則別着方履

可也着靴則不可

蘭公曰場戲有何好處湛軒曰雖是不經之戲余則

竊有取焉蘭公曰豈非復見漢官威儀耶

炯菴曰此後若有明王制禮不可不取戲子冠服

考其制度

湛軒曰中國事事可喜件件精好獨剃頭之法令人
抑塞吾輩居在海外其生靡樂其事可哀惟保存
頭髮爲大快樂
炯菴曰李斡才字篤生　明亡不薙髮絶食十八
日告其友人具生祭斡才岸幘方袍受祭畢死許
德溥字元博不肯薙髮重違父意乃剪其半如頭
陀士生斯世喪服終身者有之補道士黃冠以終
者有之此法猶幸全髮
蘭公與力闇到館將罷歸蘭公曰感服高誼令人涕
泗即邊下雙淚擲筆作揖蒼黃出門傍觀皆黙然

嗟異湛軒撫衣請復坐力闇曰鄙等至壯之人未
過真正知己今日之會臨歧不覺酸鼻傷心
炯菴曰朴美仲先生曰英雄與美人多淚余非英
雄非美人但一讀會友錄則潸淚汪汪若真逢此
人只相對嗚咽不暇為筆談也讀此而不掩卷傷
心者匪人情也不可與友也
湛軒彈玄琴為平調蘭公又歛泣嗚咽湛軒亦懷思
不平一曲而止曰東夷土樂不足以煩君子之聽
蘭公曰相逢兩兄萬幸之至而一別又無相見之
期令人欲死

炯菴曰凡文章與絃歌令人泣甚難湛軒一生學琴使錢塘潘蘭公一泣足為韻人雅士蘭公之言曰令人欲死若死人有知逢地下知已豈不喜欲生

力闇曰中國有做買賣至貴國者不識可以通一信乎湛軒曰年年有進貢之使或憑此使其外無它路

炯菴曰我國不以水路通貨故文獻尤貿貿書籍之不備與不識三王事者全由此也日本人通江南故 明末古器及書畫書籍藥材輻湊于長碕

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肅藏秘書三萬卷且多交
中國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國之可比也且高麗時
宋商之舶年年來泊麗王厚禮餽饋文物甚倫也
淇軒以所居八景乞詩于力闇蘭公
炯菴曰古人創八景者偶然可稱者八也後人視
若法典雖有可稱者七而强意加一雖有可稱者
九而不忍闕一此豈活法也哉且說八景必强滿
對語亦不可廬鴻乙終南草堂圖王摩詰輞川絕
句差有古意然草堂圖終不如輞川之高雅
力闇書曰纏綿悱惻潛濾出涕嗚呼天涯知己千古

所無感激之極手爲之𩔇惟有彼此默默鑑此孤忱而已

烔菴曰默字本義甚好世人大抵拈以爲號未免倒俗且連言默默只如悠悠寂寂專沒意致惟此默默何等靈活潛味之妙理無窮

力闇書又曰大丈夫神交千里豈必頻頻狎昵如兒女子乎一覲知已,死無憾矣惟有仰天長吁浩浩然百端交集而已嗟呼嗟呼天下有情人固當默喩此意耳

烔菴曰不佞今亦默喩此意不揩湛軒然也不佞

眷有詩曰端居情境默然澄孤迴難堪念遠明白以為使得默字有味朋友交契不在多言

力闇謂養虛曰尊作平生感慨頭今白異域逢迎眼忽青真正妙極而止門擕手已寒星之句尤為千古絕唱使如王漁洋先生者在不加如何擊節

炯菴曰王漁洋名士禛字貽上一號阮亭濟南人官至尚書其詩和婉沈鬱為清初第一大家且淹雅好古着書皆傳

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筠之妹以能詩名入中國選詩中豈非幸歟湛軒曰此婦人詩則高矣其德行

逵不及萁詩其夫金誠立才貌不揚乃有詩曰人間願別金誠立地下長從杜牧之即此可見其人

蘭公曰佳人伴拙夫安得無怨

炯菴曰嘗聞景樊非自號乃浮薄人侵譏語也湛軒亦未之辨耶中國書分許景樊蘭雪軒爲二人且曰其夫死節於倭亂許氏爲女道士以終身其誣亦已甚矣蘭公若編詩話載湛軒此語豈非不幸之甚者乎且其詩爲錢受之柳如是指摘瑕纇無所不至亦薄命也世所傳許氏詩云皆孟浪如妾身非織女郎豈是牽牛亦中國詩也

力闇蘭公曰貴國不着錦衣耶湛軒指所着紬衣曰
冬天遠行故亦着此紬衣在家則不過着土産綿
布而已
炯菴曰東國非尚儉全係貧耳新羅時土産有大
小花魚牙錦朝霞錦白氎布等名今皆不見當時
國富民庶可知也
力闇曰在釋氏則楞嚴在道家則黃庭而吾儒則懲
忿窒欲矯輕警惰八字弟之粗得于儒家如此而
已弟之看楞嚴乃是病危垂死之時頗于身心大
有裨益亦一貼清涼散也彼時覺得地水風火四

大假合何事不可放下然竟以此愈疾此後亦不復角矣蘭公曰嚴兄每日必誦大悲呪力闇曰此亦病中怕死之時令弟乃覺得不如儒書遠甚何必遠取異端耶湛軒曰旣逃佛老何傷於終歸醇如也幸勿往而不返也

炯菴曰楞嚴經世尊言波斯匿王汝面雖皺而性情未嘗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此語近道大抵多刻迫令人不樂所謂悟入者世念都灰而已緣此而視父母如弁髦視妻子如土苴只速死滅究竟法而已

力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惺惺寂寂之說也何必外求耶又曰昌黎亦闢得福田利益之僧耳其宗亦未深究佛氏之旨

炯菴曰近世一僧以嘲韓文公不足怒以其不知佛氏精微處惟朱文公極知微妙處而打破之最是可恨云

力闇曰如弟等之好作詩作畫豈聖賢所許如吾輩恐好餘事之心不敵好學之心大懼大懼湛軒曰所見吾兄之用力於心學

炯菴曰切實妙語可書之坐右常常以此克彼然

後有進步處此初學最大用力處

力闇曰朱子烋背小序今觀小序甚是可遵故學者不能無疑于朱子耳本朝如朱竹坨著經義攷二百卷亦闢朱子之非是而自來之論亦謂朱子好改小序殆出于門人之手如木瓜美齊桓子衿刺學校廢其它野有蔓草及刺鄭忽刺幽王諸詩皆按之經傳可據而朱子必盡反之

炯菴曰朱竹坨名彛尊字錫鬯多藏書淹博爲清朝第一著明詩綜及日下舊聞與徐乹學勘經解

蓋朱文恪之曾孫甞蹄五嶺遊雲朔泛滄海搜羅

金石證據精博

湛軒見蘭公曰兄形神比前頓減蘭公曰因思二兄後怱怱有離別之思竟夕不能寐故耳湛軒曰弟亦寢食俱不能安行前送一絶交書外無它好策蘭公打圈于絶交書三字曰絶交書安可不作妙極妙極湛軒曰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吾輩今日境界也

炯菴曰凡離別先期某日當別此時心肝自然銷煎當其日則如當敵壯士已辦一死當醮處子冒沒羞心比諸先期有些分數至已別只回首咏嘆無奈何矣

無奈何矣

湛軒書曰悄坐孤館寸心如割達朝不成睡不得已強自排遣以為我與彼各在七千里外風馬牛不相及雖可懷也亦於我何有哉自言自笑以為得計獨怪其悠然之頃情魔依舊来襲盤據心府所謂得計者已渙散無迹佛家輪回果有此理切願来世同生一國為弟為兄為師為友以卒此未了之縁耳且有一說吾生既不可再會只各戒其子世講此義俾不敢忘或冀其重續前縁如吾輩今日之事也

炯菴曰自長淵豊川之岸距杭州之岸只一水間之統而言之只此岸彼岸之人此時恨不爲海東青朝發而夕次于潘生嚴生之屋也湛軒胸中淚將成濤但不滲眼孔耳不然則何能吐出極酸辣苦語耶余以爲臨別作極悽苦可也四端之惻隱七情之哀政爲此時準備耳當積不淺將何時用之

湛軒曰朱子集註獨於庸學論語用功最深而孟註次之於詩經則想是未經梳例如六義之不明訓詁之疊觧大旨之牽強雖於鄙見已有多小疑晦

但其破少序拘係之見因文順理活潑釋去無味之味無聲之聲固已動盪于吟咏之間

炯菴曰宋史儒林傳王柏之言曰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乎漢儒取以補亡若如此言則少序固多漢儒傅會從而為之詞耳

湛軒曰詩去代既遠無他左驗則只當用傳疑之法朱子之一筆勾斷關雎必以為宮人之作者恐亦未敢知也但於義甚順於文無碍婦孺之口氣都是天機虛心誦之想味其風采固渢渢乎有遺音其

作者之為誰某姑舍之可也至若小序之說則恐亦略見之其於此章取孔子之言點綴為說全不成文理此則朱子辨說備矣葢其蹈襲剽竊强意立言其自欺而欺人亦太甚矣

炯菴曰小序去古未遠豈無一二可取可信哉湛軒殺得小序太甚小序蘊乎由始以為有依據說詩者多宗之排擊朱子攻小序者鄭夾漈也朱子葢本此說大抵小序說詩皆有主人曰此某人之詩也未必盡然取節焉可也

力閣即於紙上畫紗帽圍領古制一像又畫紅帽胡

脹一像湛軒指而問蘭公曰那一箇好阿蘭公指
紅帽像曰這箇好湛軒因題于紗帽像曰鐵橋先
生眞像又題于紅帽像曰潘學士眞像皆大笑蘭
公又戲云剃頭甚有妙處無梳髻之煩爬癢之苦
料頭者想不識此味湛軒曰不敢毁傷之語以今
觀之曾子乃不解事人也皆大笑
炯菴曰　明朝李卓吾以爲煩癢公然剃髮此何
異伊川被髮耶
湛軒曰網巾以馬尾戴頭上豈非冠屨倒置乎力闇
曰何不去之湛軒曰安於古常且不忍忘　明制

耳又曰婦人小鞵始於何代蘭公曰此無明證但
傳云始自南唐李霄娘湛軒曰此亦是不好余嘗
云網頭纏足乃中國厄運之先見者
炯菴曰網巾不惟馬尾不好額上係巾痕大是不
好婦人係脚余澹心懷着其原始甚詳載李漁一
家言且康熙時有禁不能遵云網頭纏足拈出甚
好出頭不得展足不得非厄運而何
力闇曰本朝立國甚正滅大賊伸大義際中原無主
力非利天下湛軒笑曰非利天下則吾未敢知也力
闇曰江外有奇談曰送來禮物何如不受湛軒曰

吳三桂所送皆大笑蘭公曰國初宮中有詩一幅

書云謹具萬里江山下書云文八股拜呈力闇曰

言前明重文輕武以致亾國

炯菴曰闖賊流毒於中原虜賊僭號於關外可謂

難兄難弟易地而處自成亦或為順治之事仲大

義一言豈非苟且之甚力闇亦豈不知之但從而

為之詞也

湛軒曰我國於前朝有再造之恩兄輩曽聞之否皆

曰何故也湛軒曰萬曆年倭賊大入東國　神宗

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

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 神宗之賜也

炯菴曰今世褒慕者幾人矣余嘗與人書書 明字於極行有一浮薄輩大笑以為 明旣亡矣何必尊之又嘗聞一人以為喚滿人曰祖曰父何厚之有言不可以若是之悖

湛軒曰渼湖論性書何如力闇曰持論好極擬帶歸刊刻湛軒曰此是東儒大是非但於初學實地無甚關緊耳

炯菴曰世之人稍能拘檢而不耐究意者必曰欲識天人性命者非急務也此人一生不得窮理而

死梢觧究竟而不耐拘檢者必曰只守進退俞喏者非眞學也此人一生不得修行而死

湛軒愛喫橘餠蘭公自其槖中不住拿出

炯菴曰食物雖小事見人嗜之則不住拿出乃天理人情流動處

蘭公曰聞兄於天文之學甚精信然否湛軒曰誰爲此妄說蘭公曰家有渾儀邪得不知天文湛軒曰三辰躔度畧聞其大槩果有所造渾儀而何足爲天文耶

炯菴曰以日月暈珥彗孛飛流芒角動搖預斷吉

山者天文家也本躔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斂進退敬授民時者曆家也漢書藝文志有天文廿一家曆譜十八家判然爲二

湛軒曰二兄嘗觀兵書耶蘭公曰畧觀之如太白陰經望江南詞火龍秘書六壬兵詮之類湛軒曰六壬皆是謊說蘭公曰實未鮮也力闇曰奇門遁甲眞否太乙如何湛軒曰都歸夢寐又曰武侯八陣圖亦歸之於奇遁不亦可笑乎蘭公曰實本奇遁烱菴曰余以爲六壬非全然不可信者吳越春秋奇書已著明驗但月將之名涉巫家詒太乙一星

在紫微宮屬水天一生水故曰太乙乙者一也水爲造化之根故術家推之六壬亦太乙也大抵出於讖緯之流俱得易之一端八陳圖亦從井田法推来竇憲傳燕然山銘勒以八陳然則古有其法亮推而行之耳

蘭公曰武侯陳壽譏其不知兵法八陳圖何益于事細思之武侯實未敵魏武一鋒奈風之說後人好事爲之馬謖之敗由于武侯正不得以爲三代下第一大人物而遂人云亦云也

炯菴曰徐世溥作武侯無成論說斥太甚辭能詩

曰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徐晚年死於盜薛及於周岌之難人以為皆口業之報蘭公盍少商量

蘭公曰東方亦有未婚守節者否湛軒曰納幣後則已成婚故不敢改嫁蘭公曰此却非情義之正已嫁未廟見而已則歸葬於母家謂其未成婦道也未嫁夫而守節者古人比之為奔亦賢者之過也力闇曰此已於禮之禮也故貞女例不請旌而有其人為大吏以之上聞則仍予褒揚之割股之孝子也湛軒曰我國不改嫁是常事故無旌表之事

力闇曰未婚守節之褒律不載其文以其鄰于勸之也

炯菴曰婦人有三等名目夫死守節爲節婦夫死從死或遭難不屈而死爲烈婦受幣夫死而守節爲貞婦我國士夫家則無改嫁故只許死夫喪中者施死固烈矣亦非正經道理循滅性之孝子也

力闇曰本朝除前明廷杖之制最爲寬典若前明則科道官反以得廷杖爲榮矣此是秕政

炯菴曰廷杖之法左右積它物杖之不傷只辱之而已明之季世則眞杖之死者相望

湛軒曰我國文章新羅有崔孤雲高麗有李奎報李
牧隱 本國朴挹翠軒盧穌齋崔簡易車五山權
石洲

炯菴曰漏佔畢齋及三淵翁可謂缺典又別立門
目書金東峯徐文康李忠武趙文烈數人似好矣

湛軒曰東國科制三年一次爲大比科又有進士試
此爲小科此外國有慶事則設科有增廣別試庭
試謁聖等名此外學校月課小小科名不可勝數

炯菴曰若不行貢舉之法則只存一科其餘小小
雜名急罷之可也國體日損士習日薄財力之耗

諧下落語

職官之冗專由於此
今撮會友錄秘本并載不佞評語為此篇莊
語諧層見疊出真奇書也異事也書牘亦有
不佞評語而恨不抄載

鷤橘堂濃笑一

有趣世先生萬峰中雪屋燈明研朱點易古鑪香烟
嫋嫋青立空中結絲毬狀靜玩一二刻悟妙忽發笑
右肴梅花齊縱蕚左閒茶沸響作松風檜雨澎湃淵
湁
如早不得從周濂溪先生遊霽月光風中抱太極圖

靜玩何不隨向子平眼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使髯頭童子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去遊五嶽名山耶

蜣蜋自愛滚丸不羡驪龍之如意珠驪龍亦不以如意珠自矜驕而笑彼蜋丸

畫史之解衣盤礴始條理也庖丁之善刀以藏終條理也

能慮淡累釋不嗔怒不浮搖吾讀陶彭澤集已是八九分名士

漁翁長竿弱絲投平鋪水不言不笑寓心於嘶嘶竿

絲之間疾雷破山而不聞畧秀都雅之姝彝如旋風
而不見是達摩面壁時也
暖沙輕晃意得三春護惜毛羽遥峰快鶻眼空萬里
於厲爪吻
笠穀船載魚網夕陽澄江懸二幅颿拂拂八蘆葦中
舟中人雖鬅拳鬚突鬢然邈渚而望𦤺其高士陸魯
望先生
眉宇間隱然帶出滄浛水平遠山氣色方可與語雅
致而骨中無餞癖
只斂戢而好卧毛孔畢壟雖置篠叢中清風颼颼然

嗚殊不知其爽爽不可奈何

雪裏古閣丹青倍明江中檝笛腔調愈高不當泥於

色何明聲何高當先於雪之白也江之空也一轉眼

松鐵阮屐豪傑之寓心譏之責之則不撓半箇事人

伊人胷中果有鍜與屐乎哉

與吾平生之眼讀人得意之文往時大拍評筆掀糊

亦宇宙間一遊戲

濠梁觀魚惠莊詰難却有機心不如無言

四五月間園林繁縟果實初結百鳥嚶鳴擣軟綠蕉

做米元章雅集圖序帖寫摩詰輞川絶句於側理方

行間硯北童子意內欲得之狀持贈使捕鬼車蝶來細玩其頸鬚眼翅金碧照映久之向花間微風飛送也

棋以不着為高琴以不彈為妙詩以不吟為奇酒以不飲為趣每想其不着不彈不吟不飮之意思何如耳

若得一知己我當十年種桑一年飼蠶手染五絲十日成一色五十日成五色曬之以陽春之煦使弱妻持百鍊金針繡我知己面裝以異錦軸以古玉高山峨峨流水洋洋張于其間相對無言薄暮懷而歸也

有一白蟫食我離騷經秋菊木蘭江蘺揭車字我始大怒欲捕殺之少焉亦奇其能食香草也欲檢其異香溢于頭鬚購童子大索半日忽見一蟫脉脉而来手掩之疾如流水迤逝只銀粉閃鑠墜之于紙也蟫終負我耳

三月青谿時雨新晴日色怡熈桃花紅浪瀲灩齊岸五色小鯽魚不能猛皷其鬐游泳荇藻間或倒立或橫翻或吻出于浪細呷𤅣𤅣真機之至猜忮恬然暖沙潔浄鵁鶄鸂鶒輩二二四四或妥錦石或喋芳芷或刷翎或浴沙或照影自愛天態楞楞無非唐天虞

日之氣像笑中之刀攢心之萬箭胷中之三斗棘掃除之快不留一纖翳常以吾意思為三月桃花浪則魚鳥之活潑自然助吾順適之心

書齋薄寒村醪騰頰右壁揭文壮元像左壁揭陶徵君像徵聲誦正氣歌商聲誦歸去来辭睥睨左右烈悲酸瑟時燭焰盡成珥缸倒把銅脊箏玉蟾餘鏗鏘如銅皷音

春雨潤草芽舊秋霜隕木葉遯

方朔玩世靈均憤去其苦心皆可涕

日下西天疊雲障之驟變泚香色日光旁溢半天紅

蕩雲頭緣以紫金線
士惜一文錢毛孔盡窒市井腹中略有數千字眸子
朗然有光
貧不貯半緡錢欲施天下窮寒疾厄鹵不透一部書
欲覽萬古經史叢稗匯迂即癡嗟李生嗟李生
敗雨傘承霤而補古藥臼逮惜而安以鳥雀爲门生
以雲烟爲舊契烔脣一生占便宜人呵呵呵
細苧絲幃晲截薄板片牛角劃君子防患慎所忽
埋盆養魚旬日不换水皆如青銅欲染人衣金鯽渾
身作軟綠色同閣垂頸而游試灌新泉投紅蟲無不

如鶻逐兔生氣勃然或半身出水上立欲向人語
佳朋之有情而不能久留者如嗑藥之粉翅蝶其來
也歟歟少留也忽忽其去也戀戀
可能妻弱而善紡績子稚而善讀書黃犢瘦而善耕
畬田自家始安養閒寂之涯著書鑿名山藏之
讀書只留意功名不以性靈炯然披照且不逍遙遊
何不早去市中作駔儈
值會心時節逢會心友生作會心言語讀會心詩文
此至樂而何其至稀也一生凡幾許當
世界大粉本造化翁大畫史烏舅樹冷豔而老紅誰

其說銀硃赭石珊瑚末那桃花瓣臙脂綿汁滴瀉欲
濆秋葪色藤黃鮮抹雪晴烟嵐二青三青句分遠近
急雨奔江滿灑水墨渲染乖蹟情睫眼石綠隱隱惵
翅暈以乳金意者天上有一星宿主彩色收草花石
金精英以洪造化翁着色萬品那秋江夕陽粉本家
呼此造化翁淂意筆也
蓋而不知詩意盡泯晴枯詩而不知盡意詩脈潛滯
暑日坐芭蕉院睡睫如垂天之雲白雨急打葉也滑
溜而低仰之兩脚摸跳飛灑眉宇塞然堪憐睡思快
適

媚秀之青峯鮮濃之白雲羨豔良久意內欲一攬而
盡飡牙頰間頳閙簌簌拜天下之大饞饕無如俞也
神仙非別人澹然無累時道果已圓金丹垂成彼飛
昇蛻化勉强語耳如我一刻無累是一刻神仙半日
如許為神仙半日矣我則雖不能耐久為神仙一日
之中幾三四番為之夫脚下軟紅塵勃勃起者一生
不得為一番神仙
秋日烏巾白袷搖綠洗筆評海魚圖蠟窓明狀白菊
花作欹斜影抹淡墨欣然摹寫一雙大蝴蝶遶香而
来立花中鬚如銅線的歷可數仍添寫又有一雀握

枝而懸之竒之而恐其鷩去急喝了鏗然擲筆曰能
事畢矣旣得蝶復得雀乎
雪之晨雨之夕佳朋不來誰與晤言試以我口讀之
而聽之者我耳也我眈書之而玩之者我眼也以合
友我復何恨乎
上農夫曉耕春雨田左手扶耒右手穿劉弾烏犍背
大叱一聲青山欲裂白水活活翻蹄下濶睒青泥雲
香辦雖甚易與耳宇宙間一快事
知章乞湖篘載買山此閙熱之處士也今青峯無數
綠波自在何處不宜添數椽茅茨猶不歸去只咄咄

不逢賜詔之皇帝不交贈錢之刺史軟紅塵中鬚髮
如星者臭薄福人耳
看詩文先尋作者之情境評書畫及歸自家之神宇
杜預儒雅名心似少而生時沉碑杜牧輕俊名心似
多而死日焚稿水中沉石一去茫茫征南之勳業宛
然火裏殘詩并出依依樊川之風流自如
山庄牧兒能曉畫苑鋪叙蜀黍葉圍鬅鬙額髮却坐
牛脊下望見犢角如迷山出沒兒如拳牛如屋若驕
腰正中是俗牧兒不曉事
展盡海潮小幅注目久之翻瀾處如萬鱗掀動漱沫

處如千手掌攪憾翕之間身俯仰作虛舟出沒狀急

捲之也止

不須歎無友書帙堪與遊無書帙雲霞吾友也無雲

霞空外飛鷗可托吾心無飛鷗南里槐樹可望而視

也螢一葉間促織可玩而悅也凡吾所愛之而諒不猜

疑者皆吾佳朋也

廚貧鳥定棲而飯殘齋冷鳥出棲而眠悟先生何隨

鳥而朝夕之耶我以鳥為目鳴鍾蓮花漏

勝於我者仰而慕之與我同者愛而交相勖不及於

我者憐而教之天下當太平矣

補處士撃鼓罵操熱心腸快忿罵嫉惡太甚郭令公
屛姬見杞冷眼孔强笑語全身有餘
容有不見古人噓唏之甚繼之以泣試先贈王摩詰
集使齋十日讀於净室客後来鰲然曰我見古人王
摩詰矣曰眉眼如何鬢髮如何曰巳忽忽忘之矣少
焉曰又了了心中矣遂搖手曰無多言吾巳意會耳
犀首雖辯不能言之也虎頭雖才不能盡之也
春山鮮鮮而夏山滴滴秋山癯癯而■冬山栗栗而
不知天皷槖何山何水之氣孕出彭淵村米元章来
為迂之宗顛之魁當世之人一接其眉鬚承其謦音

無不噴飯如飛蜂絶纓如拉朽笑聲啞啞數十年不
絶不知今發青燈發明窓胡盧絶倒者幾輩也然寧
笑而不敢罵可愛而不忍害傾其人則力不能縛一
鷄是無用之物猶如此何也以其無機心也
唐其春林秋樹乎人人緣隨地已鮮喩咩鶯嚶嚶蟬
嘒嘒凡徹三百年至于今餘音嫋娜可聽
外假飾而滿腔子精詐愛之不直一文錢憎之亦不
足貴一棒打只憐其作僞甚勞如惱過堪一教耳
小孩兒窺鏡啞然而笑明知透底而然急省鏡背背
黝矣又啞然而笑不問其何明何暗妙哉無礙堪為

師
眺天則星光寫聆地則蟲音滿李子張熔於星光蟲
音之中讀楚國之騷以洩秋氣
暑月之夕步荳花籬畔玩尾色蛛結絲妙悟可以通
佛産絲汲絲股法玲瓏有時遲疑有時揮霍大畧如
詩參之踵按琴之指
主人骨中有鐵蒺藜一斛俗人骨中有垢一斛清士
骨中有冰一斛慷慨士骨中都是秋色裏淚奇士骨
中心肺槎枒盡成竹石大人骨中坦然無物
米芾拜石潘谷拜李廷珪墨鄭生不拜沛公淵明不

拜官長不當拜而拜滿肚全痴當拜而不拜一身都傲

一古一今大瞬大息一瞬一息小古小今瞬息之積居然爲古今又昨日今日明日輪運萬億新新不已生於此中老於此中故君子着念此三日

眉兩撮毛耳不司聽不司言添於人眼上只爲人生色也尾一把肉耳不司躍不司齧垂於獸尻後只爲獸藏拙也然則化翁亦有點綴法彌縫法

每做一文一詩有時而愛欲藏佛腹有時而惰欲承鼠溺莫非妄想擾亂之

事到如意只一遣字事到不如意亦一遣字然有逆遣順遣

與妄人辨不如喫冷水一碗

讀書而有市井之心不如市井而能讀書也

頓頓飯昏昏睡呵呵笑販薪鋤莠而如添天機不淺吾將為交

守分而安遇境而歡耐辱而寬是謂大完

如不得羽儀朝廷黼黻皇猷當偃蹇蓬蓽䌷閱十三經注疏異同評斷廿一史紀傳得失無寧愈於徒生徒死且不愧一日二盂稻飯耳然都不如修心養性

丙丁表 凡六十日 一

崇禎九年丙子純孝王十三年 清汗弘佗時崇德元年

十二月

初九日 清兵至義州

初十日 清兵至安州○平安監司洪命耉馳入慈母城

十一日 清兵至平壤○都元帥金自點狀啓始來

十二日 清兵至○義州府尹林慶業狀啓來

十三日 清兵至○平安兵使柳琳狀啓來○赦流竄以下○以金慶徵爲檢察使李敏求爲副使守江都○起復沈器遠爲留都大將

都○崔鳴吉馳啓清請更和

十九日
命祭溫祚王廟○具宏募兵斬賊二十級 上命加資其軍官李聖翼

二十日
馬夫大進鄭命壽請和 命不納

二十一日
命百官納物給守堞軍士○沈晛上疏請竄麾官 命焚其疏○御營別將李起榮出西城斬賊十餘級○申景禛出兵斬賊

二十二日
幼學尹之元應募斬賊拜六品○馬夫大請送王子大臣○北門軍斬賊十餘級東城軍斬賊三十餘級○上犒軍

二十三日
四營出兵 上御北門督戰

二十四日
上行望闕禮○大霧雨 上與世子露立禱天

二十五日
賊作松柵百餘里

二十六日
原州營將權井吉進屯黔丹山○金蓋國持牛酒往清陣賊劫

二十七日
原州牧使李重吉上疏請赴難 命加資

二十八日
拜沈器遠爲都元帥○羅萬甲請斬元帥以下逗遛將○清汗率

之運

大軍來

二十九日

金瑬出兵兵敗
○忠清監司鄭
世規狀啓請援
兵 敲維三晝

三十日

權井吉兵敗黜
朴山寺援○
協守使俞伯曾
病罷…之
○虜大軍行三
道進圍

崇禎十年丁丑純孝王十四年 清汗弘它時崇德二年

初一日

日食○送宣傳
官魏山寶於虜
陣虜府之運○
送金藎國李景
稷往虜陣還○
蒙古兵契京城

初二日

洪瑞鳳金藎國
李景稷往虜陣
行四拜禮受汗
奭紙書以來

初三日

洪瑞鳳等持國
書往虜陣○御
營…李曙年
○訓鍊主簿張仁
性殺二賊命陞
僉正○虜陷興

初四日

杞平君俞伯曾
上疏請斬尹昉
金瑬 上怒命
罷職以李景…
協守使○出使忠
清陳宣傳官…

初五日

南兵使徐祐甲
咸鏡監司閔聖
徽全羅兵使金
俊龍全羅監司
李時昉等進兵
狀啓至○景亦

■嶺慶尚左兵使許浣右兵使閔栐忠清兵使李義培敗死安東營將宣若海死之

閔震益復命 命加通政

逃兵二人○金俊龍大破虜兵於光教山

初六日 江都吏韓汝宗持大君書狀及分司狀啓來○咸鏡監司閔聖徽江原監司趙廷虎狀啓至○平安兵使柳琳副元帥申景瑗狀啓至

初七日 元帥金自點全羅監司李時昉統制使尹璛全羅兵使金俊龍及僧將覺性等進兵狀啓至○以佐郎尹之元兼督戰官斬退將突擊將作候將送元帥營督逗遛諸將

初八日 管粮使羅萬甲令百官奴眷相

初九日 虜守松柵益嚴 狀啓不通

初十日 上遣禮曹判書金尚憲祭溫祚王○梟示奸人御營別將金彥霖○沈器遠閔聖徽等遁入楊根薇園

十一日 白氣亘天○禮曹判書金尙憲請洗元宗影幀 上親祭于開元寺○賊分三路添兵江边

十二日 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許僴侍國書於虜陳不納還

十三日 洪瑞鳳崔鳴吉等往虜陳還○ 上巡南城○虜陷西北門外

十四日 虜焚 獻陵山 減百官軍卒粮

十五日 元帥沈器遠敗績監司沈演繼而兵使徐祐申江原監司自將兵馬使南航等狀啓至

十六日 洪瑞鳳等往虜陳虜答書不得還○虜立招降旗于望月峯下

十七日 洪瑞鳳崔鳴吉等往虜陳受招降而來

十八日 禮曹判書金尙憲哭裂崔鳴吉所製國書仍絶食○洪瑞鳳崔鳴吉等持國書往虜陳請稱藩還

十九日 右相李弘胄及崔鳴吉等往虜營乎出城一款虜不答還○參贊韓汝溭勸崔鳴吉國書稱臣○利川府使曹明郎

二十日 李德洞崔鳴吉等往虜陳受汗答書還汗索斥和臣○崔鳴吉臨龍骨大馬夫大

二十一日 國書始稱臣李弘胄崔鳴吉等持往虜陣○吏曹判書鄭蘊上疏請罪崔鳴吉

二十二日 崔鳴吉等議送斥和諸臣○參判鄭蘊上箚自首斥和○軍兵免賤者復戶○虜陷江都 體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逃○大臣金尚容生員金益熙別座權順長自焚死○官官金仁頁元源入喬桐○大臣尹昉失廟主二○留守張紳逗遁不戰○忠淸水使姜晉昕擊虜艦尾渡中軍黃善身萬戶鄭埏僉使趙宗善死之

二十三日 洪瑞鳳崔鳴吉等往虜陣傳國書詐送斥和臣還○禮曹判書金尚憲前大司諫尹煌待命○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上疏自首斥和○竹山水原將官及訓鍊哨官詣 闕請出給斥和臣○虜廻西暗門守禦使李時白擊却之中二矢○虜犯望月城中景禎擊却之

二十四日 虜犯南城興宏擊却之○虜自西門呼李弘胄等以去○三司請只送斥和臣洪翼漢一人 上許之 送四人持諭旨賜都元帥

二十五日 虜砲中大將旗折之○空石盛土補壞城灌水成氷○虜自西門呼李德洞李曙求崔鳴吉還授昨日國書喝和事難成

二十六日

中景禎具宏陳將官等詣政院請出斥和臣廦承旨李行進 上下教温諭○洪瑞鳳崔鳴吉往虜陣虜出示江都内官羅業宗室珍原君及大君手書尹昉韓興一懐恩君等狀啓○大臣入對議出城

二十七日

大霧○李弘胄崔鳴吉金藎國持出城國書往虜陣○管餉使羅萬甲吏曹參議李敬輿請死守 上不從○禮曹判書金尚憲自縊吏曹參判鄭蘊刺腹俱死未殊

二十八日

領相金瑬議定送斥和臣禮曹判書金尚憲等十一人大諫朴璜爭之○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往虜陣講出城節目而還○虜始停大砲○龍骨大馬夫大持汗答書來○斥和臣吳達濟尹集將往虜營 上賜酒泣諭

二十九日

崔鳴吉領武臣李湖達縛斥和臣吳達濟尹集往虜營受汗貂裘而還○吏曹參判鄭蘊上疏請勿與 皇明印勿助攻 皇明○定李聖求陪世子北行金瑬拔之以南以雄代之○金瑬請以李弘胄為微體察使守山城

三十日

大霧日無光○ 上與世子從五百人出西門往虜營行三拜禮汗賜大臣等貂裘○ 上見嬪宮淑儀兩大君及大君夫人○汗出給崔鳴吉家人○汗許 上還京淑儀麟坪大君及夫人從行○汗留 東宮嬪宮鳳林大君及夫人文學鄭雷卿請從行世子入瀋○書還敗將申景禛及朴宗

初一日 世子入京仍還虜營○遣宣傳官罷南漢守兵歸○蒙人入城更掠

初二日 蒙人殺前參議李尙伋○汗還歸 上幸東郊送之○命宣傳官馳往平壤拿斥和臣庶尹洪翼漢與虜人○虜將孔有德耿仲明留陳龍山造船

初三日 龍骨大馬夫大鄭命壽謁 上而還○世子入京仍還

初四日 大君入京仍還

初五日 世子入京仍還

初六日 上幸西江見汗九王子而還

初七日 蒙人拜言入京 上命訓鍊軍士

初八日 汗九王子還歸 世子及嬪宮及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三

守城門

鳳林大君麟坪大君及大君夫人赴行 上幸求徵坪送之

庚午夏蓮洞宋友在坤士翁並書畫